



□ 12
476
31



十三經注疏

周禮五

口紅
476
31

門 12
疏 卷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

疏 鄉大至禁令。釋曰六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令。為鄉。及十二教與五禁號令皆掌之。注鄭司至為鄉。釋曰案上文五州為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

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

其德行察其道藝其鄉吏州長以下。治直吏反下考治下治所治處同行下孟反下

及注德行之**疏** 正月至道藝。釋曰言正月之吉者謂建

行六行皆同。子之月月朔之日云受法於司徒者謂若

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法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

于其鄉吏者謂已於司徒受得教法遂分與州長已下至此

長云使各以教其所治者亦謂州長已下至此長各教所治

也云攷其德行者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

學

波
18
31

周禮卷十二

所錢支
有詢那
卷臨盧氏
固直校固

民有六德六行之賢者云察其道藝者謂萬民之中有六藝者並擬賓之。注其鄉吏州長以下。釋曰以其比長以上至州長皆屬鄉大夫故知鄉吏州長以下至比長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

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

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

入其書

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癰不可事者復之立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復音福

疏

成也定也夫家謂男女謂四時成定其男女多少云辨其可任者謂分辨其可任使者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案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

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六

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

年十五已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

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

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

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云皆

征之者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

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

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並不辨國中及野外之

別云其舍者謂不給繇役則國中貴者已下是也云以歲時

入其書者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具作文書入於大司徒故

云歲時入其書也。注登成也至司徒。釋曰云登成也定

也者以其夫家眾寡若不作文書則多少齒歲不定若作文

書多少成定故云登成也定也云國中城郭中也者以其對

野故知國中是城郭中也云晚賦稅而早免之者以其經云

七尺及六十對野中六尺至六十五是其晚賦稅而早免之

云以其所居復多役少者以此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

據國中而言是其國中復多役少也鄭司農云四事皆若今

者並舉漢法況之立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知者二一年

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

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玄謂變舉言與者謂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疏三年至賓之謂六德六行道藝謂六藝云而與賢者則德行之人也能者則道藝之人也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者謂州長以下云與其眾寡者謂鄉中有賢者皆集在庠學云以禮禮賓之者以用也用鄉飲酒之禮以禮賢者能者賓客之舉注賢者至賓之釋曰云賢者有德行者欲見賢與德行為一在身為德施之為行內外兼備即為賢者也云能者有道藝者鄭亦見道藝與能為一上注云能者政令行其身有道藝則政教可行是能者也云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者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眾寡不言其數此經眾寡兩言無問多少皆來觀禮故云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及茂才者孝悌廉絜人之德行故以孝廉况賢者茂才則秀才也才人之

技藝故以况能者也玄謂變舉言與者案禮記文王世子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故今貢人皆稱舉今變舉言與云謂合眾而尊寵之者合眾即此經云鄉老及鄉大夫已下是也云鄉飲酒之禮者則儀禮篇飲酒賓舉之法是也

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

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上其時掌反藏才浪疏厥明至貳之釋曰厥明者謂今日行鄉飲酒之反云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是春官天府職文也引之者欲見天府掌寶物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於天府云內史副寫其書者貳副也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

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
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爲無杜子
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立謂
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至皮
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
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
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
岡之裘序點揚禰而論詢衆庶之儀若乎寧復扶又反
下猶復同皮射之食亦反樂與音餘矍俱縛反
本或作瞿音同相息亮反堵丁古反解支致反
釋曰言退者謂獻賢能之書於王退來鄉內云以鄉射之禮
者州長春秋二時習射於序名爲鄉射今鄉大夫還用此鄉
射之禮云五物詢衆庶者物事也一曰二曰已下是也注
以用也至是乎釋曰行鄉射之禮者案今儀禮鄉射云豫
則鈞楹內堂則由楹外又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堂謂
鄉學據鄉大夫所行射禮也豫謂州長春秋二時習射於序
司農云和謂閨門之內行也者以其父子主和故和謂閨門
之內行也云容謂容貌也者以其容儀故知容貌也後
鄭不從此義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故後鄭亦不從立謂和載六德
舞樂今又以和容謂能爲樂故後鄭亦不從立謂和載六德

容包六行也者破司農子春之義案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
民教成則興之明此詢者還是三物之內不是三物之外別
有和容又且主皮與舞是六藝之內明此和容是六德六行
之中在下謂之載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云容包六
行者在上謂之包容則孝也考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
必知容得爲孝者案漢書高堂生善爲容容則禮也善爲孝
者必合於禮之容儀故以孝爲容者也云庶民無射禮者天
子至士有大射燕射賓射以孝爲容者則無此射禮故云無射
禮也云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案大司徒職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者至舍更與在田之人射則取之則有云主皮主皮
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者自士已上張皮侯采侯獸侯庶人主
射此皮故云主皮無侯也云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
禮樂與者以此三者當之故以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
樂若然三物之中其事一十有八今六德之中唯問和六行
之中唯問容六藝之中唯問禮樂獨問此者既貢賢於王其
餘則未能盡備故略舉五者以問之六德是其大者故問下
之和者六行是移風易俗男子生設弧於門左射則是男子之
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男子生設弧於門左射則是男子之
事此者人行之急故特言之自餘略而不說又云當射之時
民必觀焉因詢之也者案鄉射記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

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以其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
故得詢此五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已下者此是禮記射
義文天子諸侯射先燕禮鄉大夫士射先鄉飲酒之禮
時孔子爲鄉大夫鄉射之禮先飲酒禮故云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矍相地名以其臣不待在國射故射於矍相之圃蓋
觀者如堵墻者以其鄉內衆庶皆集在射所故云觀者如堵
墻云射至於司馬者以其飲酒之禮必立司正於將射變司
正爲司馬也案鄉射大射司射執弓矢今此云子路執弓矢
則子路爲司射也云子路出誓者以其衆庶多不可盡與之
射故誓去之云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擘而語者案鄉飲酒
之禮一人舉擘爲旅酬始二人舉擘爲無算爵始射在無算
爵前今誓在無算爵後者但射實在無算爵前今未射之前
用此無算爵禮二人舉擘之法以誓衆庶耳非謂此射在無
算爵後云詢衆庶之儀若是乎者孔子謂諸侯鄉大夫此經
是天子鄉大夫引彼以證此故云乎以疑之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

使民興能人使治之

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
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
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司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
之事於內也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
百姓心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遠民而可爲治
釋曰言此謂使民興賢者謂上經賓舉者皆民中舉之還使
治民故云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謂使鄉外與民爲君長
云使民興能人使治之者謂能者復來入鄉中治民之貢賦
注言是至爲治○釋曰云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
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者以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爲
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以其自有德行道藝故遣使之教
民以德行道藝云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
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者以其能者德小不可以爲大夫諸侯
等故還入鄉中量德大小以爲比長鄴長已上之官治民之
貢賦田役於內也云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者禮記云上酌
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故言爲政以
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已下是尙書咎繇篇之文也自用
也言天雖聰明視聽既遠不自用己之聰明用民之聰明民
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謂若湯武是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者威畏也天雖明察可畏不自用己之明威用我民明威民
所叛者則討之謂若桀紂是也云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
姓心爲心者但聖人形如枯木心若死灰空洞無我故無常
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引之者證順民爲本之意云如是則古

疏 此謂至

人未有遺民而可為治者天聰明是古老子與此文為今皆順民為治故云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也

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疏**

年終至致事。釋曰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老官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以下致與大司農然後考之

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

憲之於其所治之國**疏**釋曰正歲建寅之月鄉大夫考法於司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故云

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憲者表縣之也**大詢于衆庶則**

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司農云

大詢于衆庶洪範**疏**大詢至於朝。釋曰國有大事必順所謂謀及庶民

於民心故與衆庶詢謀則六鄉大夫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共詢謀之。注大詢至庶民。釋曰知大詢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者案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已安庶民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於朝故知大詢者詢國

危之等此三者皆是國之大事故稱大詢小司寇雖不云大

大卜云大貞即此詢國危之等也鄭司農云大詢於衆庶引洪範所謂謀及庶民者彼謀及庶民即大詢於衆庶一也故引為證**國有大故則令民**

各守其間以待政令使民皆聚於**疏**國有至政令

災變寇戎之等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間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注使民至治處。釋曰二

十五家為閭中士為閭胥**以旌節輔令則達之**以徵

令行其將之者**疏**以旌至達之。釋曰國有大事故恐有無節則不得通

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使過故鄭云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鄭司農云二千

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疏**州長至之灋。釋曰

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疏**一鄉管五州中大夫

一人為州長故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也教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注鄭司至夏州。釋曰二千五百家為

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疏**州長至之灋。釋曰

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疏**一鄉管五州中大夫

一人為州長故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也教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注鄭司至夏州。釋曰二千五百家為

州者雖無正文約則有之案上文五家爲此五比爲問四問
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又引春秋傳曰
已下者案左氏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夏徵
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注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
引此者以證有州之義也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
而讀灋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

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疏正月

之。釋曰謂建子之月一日也各屬其州之民者屬猶合也
聚也謂合聚一州之民也而讀灋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
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
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勤脩云以糾
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注屬
猶至其善。釋曰言因聚衆而勸戒之者謂欲勸戒之必須
聚衆故言因聚衆而勸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
勸戒之欲其善也

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

序

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

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會如字注同疏
若以至州序。釋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
有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
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云則屬其民而
讀灋亦如之者凡讀灋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
讀灋故云亦如之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州長因
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學申言以
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序州至
之志。釋曰此知序州黨學者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
知州黨學同名爲序若鄉則立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
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
知庠則鄉學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凡禮射皆須
存其志意故鄭即引射義曰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
志釋陳也言各陳己志者謂若射義云凡州之大祭祀
射者內志正外體直乃能中之是也

大喪皆蒞其事

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

至其事。釋曰云凡者以其大祭大喪非一故云凡也云州
之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之大祭唯有春

秋祭社也。州之大喪者三公鄉大夫之喪也。云皆蒞其事者。二州長皆臨其事也。注大祭至臨也。釋曰言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言州社者。若言大社。國社之類。又對黨祭。祭族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者。以其遠郊之內。置六鄉。鄉老與鄉大夫。死不出六鄉。要在一鄉。一州一黨一族一閭之內。今據州而言。故云於是卒者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

其戒令與其賞罰

若國至賞罰。釋曰言若者不定之辭。若如也。如有國家作起其民。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于司徒也。云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者。州長既致其民。還自領已民為師帥。故還使州長掌之也。注致之至師帥。釋曰云致之於司徒也。司徒謂州長致與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職云大軍旅帥其眾庶是也。云因為師帥者。若眾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為師帥也。但在鄉為

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為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

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申之。重。疏。歲終正如初。釋曰既不言正歲之終。周禮直用反。疏之內直言歲終者。皆是周之歲終也。言則會其州之政。令者謂會計當州黨正已下。政令文書將以考課也。云正歲則讀教法如初者。以其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教令審故。又讀教法言如初者。亦當屬民讀之也。三年大比則大放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疏。三年至廢州長至三年大案比之日。則大考州里者。謂年年考訖。訖至三年則大考之言。大考者。時有黜陟廢興故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黨又曰闕黨童子。治。疏。黨正至教治。釋曰言各者。一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注鄭司至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為黨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

為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

讀邦灋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數音所角反

疏及四至戒之○釋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

彌數○釋曰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

彌數者上文州長惟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

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禁并正歲一年十度讀法者以其

鄉大夫管五州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徒解

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徒解

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摠釋云彌

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春秋祭禁亦如之蓋亦為壇位如祭社

稷云○祭疏春秋至如之○釋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

榮敬反○祭疏故亦春秋祭禁神也○注祭謂至稷云○釋

曰鄭知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祭祭水旱

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皆是祭祭水旱神也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

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官祭日及雩祭祭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

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

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

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

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

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

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

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

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齒者席

于尊東所謂遵○蜡仕詐反依字作藉為疏國索至不齒

于僞反隙去逆反本又作卻弟音梯下同疏釋曰黨正行

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一命齒于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一命亦天子之臣若有一命之人來者即于堂下鄉里之中為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為賓即與之為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為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為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與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至謂遵。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王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選豆有加故不得選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選豆有加故不得選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之家內今行尊長養老則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

飲酒禮亡者儀禮篇卷並在之日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亡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惟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一命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者證此經一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一命已上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為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為下士若據諸侯之國一命為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于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

東所謂遵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
夾之鄉人為鄉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法謂之為遵席位
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
謂遵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遵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
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為
賓其次為介其次又為眾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
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
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卿大夫等是以
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一命子男之卿
再命大夫一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
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一
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
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
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一命齒于鄉里在
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為賓在堂上則天子再
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射記云
大夫與則公士為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已上觀禮則亦
以公士為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
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
能非正齒位法別為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 **凡其**

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

禁

其黨之民。冠古亂反。

疏

凡其至戒禁。釋曰此一經並是民

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實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
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注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
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
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

以其濶治其政事

亦於軍因

疏

注亦於至旅帥。

非眾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
人則五百人為旅黨正還為旅帥亦如州長因為師帥也

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疏

一黨之內有

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
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
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

藝

書記

疏

注書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
眾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

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也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
疏以歲時涖校比釋曰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也。注涖臨至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此舉漢法言
 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為小耳
 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政事邦政之事鄭司農云百家為族

疏族師至政事。釋曰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其族師主百家各自受法于上而掌其族戒令政事也。注政事至為族。釋曰云政事邦政之事者謂國之征役皆是也先鄭云百家為族者亦約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故知族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

有學者

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

疏書其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析別而言耳。注月吉至邦灋。釋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字連政又為正月故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且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為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者此義還與經同於義為得後鄭從之故引之在下也
春

秋祭酺亦如之

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

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蝮蟻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酺音步或音蒲校戶教反蝮蟻全反螟覓經反酺與音餘下步與同祭榮敬反本亦作祭下黨祭同
疏春秋祭酺亦如之。釋曰族師於春秋祭酺神之時亦如上月朔讀法也。注酺者至酺焉。釋曰鄭知酺

者為人物裁害之神者凡國之祈祭者皆恐與人物為裁害
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稷亦為水旱與物為裁害明此亦是
恐與人物為裁害之神也云故書醕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
醕者校人職云馬步亦為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醕者子
春亦無正文直以此經今文為正故依之也玄謂校人職又
有冬祭馬步者彼是與馬為害故祭之引之者證此醕亦與
人物為害云則未知此世所為蠶螟之醕與人鬼之步與者
但此經云醕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蠶螟之
醕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醕定當何醕故兩言之以
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已疑
黨正雩祭鄭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已疑祭為壇位今
此文約與雩祭同故言云以疑之云族長無飲酒之禮者案
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
皆得官物為之今此族甲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無飲酒禮
也云因祭醕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者鄭必知因祭醕
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
其猶釀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為釀旅酬相酌似之也即引
明堂禮乃命國釀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釀法釀即合錢飲
酒以不得官酒
故須合錢耳

以邦比之澮帥四閭之吏以時屬

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

癘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釋曰云以邦比之法者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以
案比之故云以邦比之法也云帥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
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帥四閭之吏也云
以時屬民而校者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云登其族之夫
家眾寡者夫家即男女也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
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若然則六口為中七口已上為
眾五口已下為寡云辨其貴賤老幼者貴謂卿大夫賤謂占
賣國之斥幣販易之人也癘疾謂癘於人專疾病若今癘不
可事者也云可任者謂若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
及六十五皆征之則可任也者及其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
駕牛馬輦人輓
行皆辨之也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
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
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以相葬埋

相共猶相救相賙。葬如字。劉才郎反埋本或作狸莫皆反。

疏

五家至

釋曰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又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在
家為有五家為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為聯相管之法今云十
家為聯者在軍之時有十人為伍十人為聯相管之法今云十
為十家為聯擬入軍時相并故覆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明
是在軍法耳云四間為族八間為聯者張逸問族百家安得
有八間鄭答并之為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為聯之類也云使
之相保者謂相保不為愆負云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
託云刑罰慶賞相及者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
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
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
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注相共
至相賙。釋曰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
州使之相賙此所戒勅亦與彼同故引為證也

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

治令戒禁刑罰

亦於軍因

疏

若作至刑罰。釋曰若作民而師田行役

則合其卒伍者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即為一卒卒長還使
族師為之故鄭云亦因為卒長也云簡其兵器者在軍即有
弓矢及矛戈戟云以鼓鐸旗物者案大司馬春辨鼓鐸王執
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
鐃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又司常云王建大常已下是鼓
鐃旗物也帥而至者族師以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師以致
司徒也注亦於軍因為卒長者亦釋經掌其治

政致事

歲終則會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

鄭司農云二

疏

注鄭司

釋曰先鄭知二十五家為閭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故
知閭二十五家也而云各掌其閭之徵令者徵令即下文歲
時以下之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寡辨其施舍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

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祭祀謂州社黨崇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

也

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
法以勅戒之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政為征暨為既。數色
主反政役如字杜音征會如字。疏以歲至恤者。釋曰言
下會同暨其器反又斤乙反。以歲時者謂歲之四時
云各數其間之眾寡者間胥各自數當間之內戶口多少云
辨其施舍者亦謂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征之已外施舍不役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
數聚眾庶者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間
有皆為之聚眾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
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間胥官卑而於民為
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眾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
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間胥親
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注祭祀至為
既。釋曰知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酬者以其黨鄉之內所有
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故知義然也云役田也者上文師
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
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也知政是州射黨飲酒也云喪紀大喪之
祭祀連文聚眾庶故知若州射及黨飲酒也云喪紀大喪之
事也者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眾
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喪解之

凡事掌其比

曠撻罰之事

曠撻者失禮之罰也曠用酒其爵以兕角
為之撻也故書或言曠撻之罰事杜子

疏

凡事至之事。釋曰言凡

春云當言曠撻罰之事。曠撻者失禮之罰也曠用酒其爵以兕角
古橫反撻吐達反撻也。疏非一事至之事。釋曰言凡
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故云凡事云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
比之法皆掌之云曠撻罰之事者凡有失禮者輕者以曠酒
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曠撻罰之事。注曠撻至之事
釋曰鄭知曠用酒者以其古者失禮之罰用酒又知其爵
以兕角為之者見詩云兕觥其觶故知用兕牛角為曠爵也
云撻扑也尙書云撻作教刑孔云撻楚故知撻亦扑也
云故書或言曠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曠撻罰之事者
子春之意以曠罰在之上於義為切故從經為正者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

奇衰則相及

衰猶惡也。治百吏反。疏比長至相及

五家下土為之家數雖少亦有治法故各掌其比之治云五
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相和親者案尙書云爾
室不睦爾唯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
有臯奇衰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故注云

惡也徒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徒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

所處之吏明無罪惡○便婢面反疏徒于至授之○釋

不便其居須徙者則使伍長從而授之○注徙謂至罪惡○

釋曰云徙謂不便其居也者古者三歲大比之年民有願獻

於本居之處不便則任民遷徙故云不便其居也周法遠郊

百里內并國中共為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

之內言或國中之民出徙郊者先從近向遠釋經徙于郊之

文也云或郊民入徙國中者卻釋經徙于國中之文也云皆

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者卻釋經則從而授之文也若

有罪惡則下文無授無節園土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之

也今伍長自往付授明無罪惡直是不便其居耳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

行之徙于他謂出居異鄉疏若徙至行之○釋曰上經

長送付彼吏今此經言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

行之注徙於至乃達○釋曰言徙于他對上經直言國中

及郊為鄉內此言徙于他明是出居異鄉也云授之者有節

乃達者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有授無節此徙外鄉非直有

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節亦若無授無節則

授之者也此節即道用旌節一也若無授無節則

唯園土內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園

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也疏若無至內之○釋曰摠

闕於出之○呵呼何反又音何疏結上二經故鄭云鄉中

無授出鄉無節此皆罪人故當唯園土內之也○注鄉中至

出之○釋曰上釋出鄉有授兼節此注釋鄉中無授出鄉無

節以出鄉空有節而全無授者以其出鄉雖兼有授直舉有

節似對鄉內有授何妨有節兼有授也若直有節而無授何

以分別罪惡之人云過所則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者若不呵問窮詰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壝謂垣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園也及壝埒

斷使合宜仍以仁恩閱念求得但獄斷獄之法有義有仁雖以義

衡規配東方仁矩配西方義但獄斷獄之法有義有仁雖以義

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者案禮記深衣有規矩權

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園土考辟之者謂繫在獄中

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云園土者獄城也

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園土考辟之者謂繫在獄中

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疏 封人至樹之。釋曰云掌設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王社壇者謂王之社壇舉外以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壇皆設置之直言壇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云為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故云為畿封而樹之。注遺謂至細也。釋曰壇謂壇及壝埒也者壝埒即壇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摠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稷既原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遍敬稷又為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經注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疏 封國建諸侯。疏 凡封至四言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設其社稷之壇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云。

封其四疆者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故云封其四疆也。注封國至之封。釋曰封國建諸侯者若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建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封則經云四疆是也。造

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疏 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令社稷之

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惟為社以報木反始也。唯為于僞。疏 令社稷之職。釋曰春秋

反下同單音丹乘繩證反。疏 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注將祭至始也。釋曰言將祭之時者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也。唯為社事單出理者單盡也。盡往助祭于州長此據六鄉之中又云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畢亦盡也。國人盡行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劑致此當家之內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但田與追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也。云唯為社丘乘共粢盛者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其治一夫稅人於君以其糝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其糝盛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命民共之者所以報本反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職事

其福衡置其絃其水彙

牛也絃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楸狀也水彙給殺時洗薦牲也絃字當以豸爲聲。福音福絃本又作紉持忍反彙古老反清如字反才性反著直略反令力呈反抵。疏曰言凡祭祀謂王之禮反楸音加沈一音瑕豸直氏反。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牛牲者祭祀尙潔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福衡者恐抵觸人故須設福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絃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其水彙也。注飾謂至爲聲釋曰司農云福衡所以福持牛也者司農意以衡爲持故云所以福持牛以福衡其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

云絃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若然自漢以前皆謂之絃案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紉紉則絃之別名今亦謂之爲紉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但夕牲在祭前之女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而言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子春意福衡唯設于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玄謂福設于角者福者相福迫之義故知設於角云衡設於鼻者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駝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云如楸狀者漢時有置之于上謂之楸故舉以爲況衡者也云水彙給殺時洗薦牲也者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彙飲飼水所以洗牲彙所以薦牲故雙言洗薦牲也云絃字當以豸爲聲者爾雅有足曰蠶無足曰豸但牛紉以麻爲之從絲爲形以豸爲聲

豚

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飲神也毛炮豚者謂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入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膾。炮薄交反。疏曰言歌舞至之豚。釋曰言

疏

歌舞至之豚。釋曰言

其牲云博碩肥膾。炮薄交反。疏曰言歌舞至之豚。釋曰言時封人隨後歌舞云博碩肥膾也云及毛炮之豚者謂造炮豚之時則爛去其毛以炮之也。注謂君至肥膾。釋曰案

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牽牲入時也
云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者解封人隨牲後歌舞之
時節及使神歆享之意云毛炮豚者爛去毛而炮之者經直
云毛炮恐人以并毛炮之案禮記內則有炮豚炮皆編萑
以苴之塗之以墁塗孰乃擘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
鄭知去毛者詳豚之毛於性無用空以汗損牲體故知凡炮
者皆去毛也云以備八珍者彼內則八珍之中有炮豚此炮
豚與彼同故知此炮豚以備足八珍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
舞其牲云搏碩肥腍者此左氏相公傳隨季良之辭彼云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腍引之者證封人歌舞牲時有此辭也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明則飾其牛牲
大盟會同之盟
疏 凡喪至牛牲。釋曰言凡此下四事王之喪紀有牲
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
奠大遣等皆有牲牢賓客有殺牲之者唯據致殯及饗餼饗
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軍吏大盟謂天子親
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摠云飾其牛牲也。注大盟會
同之盟。釋曰案覲禮及司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王
皆為壇于國外行盟誓
之法故鄭依而言焉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

軍旅以正田役

音聲五聲合和者

疏

鼓人至田役。釋曰言
掌教者必教他官案眠

縣職發首。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大師之
縣鼗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眠瞭
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眠瞭也其晉鼓當教鑄師故其職云
掌金奏之鼓此文云以晉鼓鼓金奏故彼鄭注云主擊晉
鼓是也又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
連言音聲也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
也以軍旅者下云以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
云以鼓鼓田役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
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
此一經是與下文摠目之語也。注音聲五聲合和者。釋
曰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則五聲須
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和比曰
音音聲相將之物故釋五聲
則含得音故不重云音也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為教
鼓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
疏 注教為至之事。釋曰鄭
云教為鼓擊鼓者大小
其聲所用之事。別彼列反

之數者則雷鼓八面之等云而辨其聲用鄭云又別其聲
所用之事則下文雷鼓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

雷鼓鼓神祀 雷鼓八面鼓也 **疏** 以雷至神祀。釋曰

宗廟稱享案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之

方王大地祗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祗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

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注雷鼓至神也。

釋曰鄭知雷鼓八面者雖無正文案韞人為臯陶有晉鼓鼓

鼓皐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

鼓祭地祗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祗宜八

面故知 **以靈鼓鼓社祭** 靈鼓六面鼓也 **疏** 以靈鼓鼓

義然也。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摠

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祗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

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祗其實 **以路鼓鼓鬼享** 路鼓四面

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也 **疏** 以路鼓鼓鬼享。釋曰案大宗

享宗廟也。享許丈反 **疏** 伯宗廟有六享則禘祫鼓四時

劉虛讓反牛人職同 **疏** 伯宗廟有六享則禘祫鼓四時

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為次祀祭殤 **以鼓**

為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其天神地祗大小同鼓故也

鼓鼓軍事 大鼓謂之鼗鼓長 **疏** 以鼗鼓鼓軍事。○

春執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鄭注云王不

執鼗鼓尚之於諸侯門社軍以鼗為正無妨兼有路鼓晉鼓

之等也。注大鼓至八尺。釋曰云大鼓謂之鼗是訓鼗為

大此唯兩面而已而稱大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

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 **以鼗鼓鼓役事** 鼗鼓長丈

大耳鼗鼓長八尺韞人文 **疏** 以鼗鼓鼓役事。釋曰案縣詩云鼗鼓弗勝鄭云鼗

音 **疏** 以鼗鼓鼓役事。釋曰案縣詩云鼗鼓弗勝鄭云鼗

者但起役止役皆用鼗鼓兩處義得相兼耳。注鼗鼓長丈

二尺。釋曰丈二尺韞人文此既丈二尺大於鼗鼓不得大

名但鼗鼓長八尺尚對晉鼓為鼗明鼗鼓亦 **以晉鼓鼓**

大可知不可同名為鼗故別以鼗鼓為號也 **疏** 以晉鼓鼓

金奏 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 **疏** 以晉鼓鼓塗奏。釋

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金則鍾也奏則

擊也則是擊鍾後即擊鼓故云晉鼓鼓金奏。注晉鼓至編

鍾。釋曰晉鼓長六尺六寸亦韞人文云金奏謂樂作擊編

鍾者案磬師云擊編鍾鄭注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筮有不

同禮卷十二

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若然則磬師擊編鍾師擊不編鍾又
案鍾師云掌金奏之鼓鄭注云主擊晉鼓則此晉鼓和金奏
但鍾之編與不編作之皆是金奏晉鼓皆和之矣鄭唯言編
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
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是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
不編之鍾亦有鼓鼓即晉鼓也
以金錡和鼓
錡音淳確音對本又作椎直追反
疏以金錡和鼓也錡音
確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此金錡和於鼓節也○注錡錡至相和○釋曰錡錡于也者
錡于之名出于漢之大予樂官并云其形圓如確頭大上小
下並出彼文而知之又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此金錡不見在軍所
之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錡不見在軍所
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故云和鼓也
以金鑄節鼓
鑄音直角反鑄音征
疏以金鑄節鼓也鑄音直角反鑄音征
馬職曰軍行鳴鑄也
鑄直角反鑄音征
疏以金鑄節鼓也鑄音直角反鑄音征
至鳴鑄○釋曰鄭云鑄征也者案詩有鉦人伐鼓就而解之
彼注鉦以靜之此解以為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
動靜俱用故也云形如小鍾者亦據漢法而言也云軍行鳴鑄對
之以為鼓節此依大司馬文而釋故引彼文云軍行鳴鑄對

上金錡作樂為節案
彼是公司馬所執也
以金鏡止鼓
鏡如鈴無舌有秉執
而鳴之以止擊鼓司
馬職曰鳴鏡且卻○鏡女交反秉
兵政反本又作柄下同卻起略反
疏以金鏡止鼓○釋曰
劇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
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鏡○注鏡如至且
卻○釋曰云鏡如鈴無舌者亦約漢法而知也云有秉執而
鳴之者案大司馬云卒長執鏡故知執而鳴之也又引司馬
職鳴鏡且卻者欲見軍卻退
以金鐸通鼓
鐸音大鈴也振
時鳴之是止鼓時所用也
疏以金鐸通鼓○釋曰此是金鈴金
馬職曰司馬振鐸也
鐸待洛反鈴音零
疏以金鐸通鼓○釋曰此是金鈴金
舌者為木鐸施令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
即擊鼓故云通鼓也○注鐸大至振鐸○釋曰鐸大鈴亦約
漢法知之引司馬職者案彼兩司馬
凡祭祀百物之神
執鐸所引司馬振鐸即兩司馬也
鼓兵舞帛舞者
秉皆舞者所執○帛音佛劉音弗
疏
凡祭至舞者○釋曰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
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帛

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較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較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較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注兵謂至所執。釋曰兵謂于戚也者案司馬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于戚者見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祭統又云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于戚也又知較舞列五采繒為之有乘者案樂師注較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也。凡軍旅夜鼓鑿。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千歷反。胸本又作胸亦作煦。疏。凡軍旅夜鼓鑿。釋曰休具反。劉休武反。或况冢反。疏。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鑿鼓以警眾也。注鑿夜至發响。釋曰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鑿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者欲取從初夜即為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為晨戒者警眾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為發响者且軍動則鼓其眾。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也。軍動則鼓其眾。疏。行動且。疏。之鼓則上注五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

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眾之氣故曹劌云一鼓作氣鄭云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田役亦如之。疏。敵故大司馬職云鼓遂圍禁是也。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疏。救日月食。釋曰謂日月食時鼓人詔告于王擊鼓聲大異以救之。案大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云救日月食亦如之大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既云佐擊其餘面則非只兩面之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與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為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也。月似無救理尚書胤征季秋九月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自攻責若不子法則伐鼓于社昭十七年昭子曰日食天子伐鼓于社是也。注救日至不鼓。釋曰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者但日月食始見其微兆未有災驗故云異也。引春秋傳

者亦莊二十五年傳辭彼傳云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譏其為大水用鼓引之證其日月得有用鼓法春秋不記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

大喪則詔大僕鼓

始崩及

不記之也

也。釋曰案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

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

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

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皇或為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

○曠呼但疏舞師至之事。釋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反聖音皇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

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

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注羽析至如帔。釋曰但羽舞用

帔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

方不止四望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

早又祭法云雩祭祭水旱故知旱暵謂雩祭也云暵熱氣也

者以其旱時多熱氣又此曠字以日為形以漢為聲省故知

曠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象羽舞者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

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為首故以此皇為鳳皇羽蒙于

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

或為皇或為義者禮本不同故或為皇或為義皆不從之矣

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

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為飾言皇是鳳皇之字

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帔舞若

然帔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

野舞謂野人

欲學舞者

有能學皆教之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其猶作

以待其闕耳

三

也疏注小祭至祭者。釋曰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鼓兵舞帔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帔舞而云不興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奉國盧氏
同自精固

而精嘉萬千飛書
由而謹機藏中精

知南昇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澍葉

周禮注疏卷十二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鄉大夫

若今癘不可事者

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癘作廢當由臆改

案韓詩外傳

盧文弨曰外衍字

敬所舉賢者能者

嘉靖本敬作賓非惠校本亦一作賓云余本仍作敬

以禮賢者能者賓客之舉

閩本同此本舉字劉擠蓋本作賓客之無舉字監毛本改

作賓客舉之非

其身有道藝

惠校本上有以字此脫

故書舞為無

九經古義云古無武同音又武舞通禮器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為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

主皮馬融注用此文作五日與武漢武梁祠堂畫象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陽

必知容得為孝者 閩監毛本知誤和

射則是男子之事 惠校本無則此衍

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之禮 此鄉大夫當作鄉大夫

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之官 惠校本作州長已下此誤

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閩本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無之字國字下屬與賈疏合余本衍之字

唐石經於其所下損闕三字以字數計之當有之字監本刊落之字而誤併去國字石經考文提要無之字云從宋附釋音本周禮句解

知大詢詢國危 閩監毛本知誤如

一曰詢國危已安庶民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於朝 宋本

州長

作一曰詢國危已下此亦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於朝閩監毛本已改以於朝改于朝非唐石經已作於朝

教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 閩本同監毛本教謂十二之下有教

云治政令之法者謂十二教共十二字當由臆增○按監毛本是他本誤也賈意於經教字一逗然黨正云政令教治則賈讀非也

唯有歲之二時春秋耳 惠校本作唯謂此誤

此知序州黨學者 補鐘云此知字疑誤倒

則帥而致之 唐石經諸本同余本致作置誤

黨正

一年七度讀法者 閩監毛本七誤十

鄭知祭謂雩禱水旱之神者惠按本祭下有禱此脫

壹命齒于鄉里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壹作一非

見孝悌之道也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悌作弟案釋文及賈疏引注皆作孝弟加心旁者俗字

比鄉民雖為卿大夫余本閩本同宋本嘉靖本比作此監本作比鄉民雖為卿大夫毛本作此

鄉民雖為卿大夫案賈疏引注作此鄉民雖為卿大夫作比及鄉大夫者誤也

民內有為一命已上惠按本一作壹此非下並同

禮年六十已上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已作以非下文有一命已上觀禮同

以其一命毛本一字空缺惠按本作壹

年幾必小於卿大夫等案幾疑歲之誤。按年幾即今俗語云年計唐人語已如此

掌其戒禁唐石經諸本同岳本毛本戒禁誤例

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浦鐘云上疑與字誤

州長又致與卿大夫閩監毛本作鄉大夫此誤下同

以歲時涖校比唐石經諸本同毛本校改校注及下同五經文字手部云校經典及釋文或以為比校字

字書無文。按以夏官校人注律之則經當作校注當作校

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宋本岳本作廢疾

族師宋本同禮疏卷第十三

釋曰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惠按本下有者此脫

各自受法于上毛本于作如如蓋於之訛

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浦鐘云直疑所字誤

則月與上政字連 毛本字誤事

且族師親民讀法宜數 惠按本且作但此誤

則與黨正同 按黨正字乃州長之誤

則未知此世所云蝮螟之醜與 監本未誤不毛本蝮誤蝮

亦為水旱與物為裁害 惠按本物上有人此脫

直以疑之今此為正 閩本正作醜餘與此同監毛本改作直以此經今文為正

云則未知此世所為蝮螟之醜與 惠按本為作云此誤

廢疾謂廢於人事疾病 閩監毛本廢皆改廢。按賈云廢疾謂廢於人事疾病是賈本作廢字乃賈之誤耳說文云廢固病也

則可任也者 閩本同監毛本改作者也

則可任也者 閩本同監毛本改作者也

以相葬埋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埋本或作貍案經常用貍字此淺人以俗字改之

門內尚否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改作尚寬其

故鄭云亦因為卒長也 惠按本云作言

閩胥

以勅戒之 嘉靖本監本毛本同米本勅作勅閩本作勅

故書既為暨 漢讀考作故書暨為既下作杜子春讀既為暨經既比作暨比今本係以注改經又以經

改注誤甚。按注以及訓暨則改玉裁是既不訓及

以贖罰在之上 宋本同疑贖當衍閩監毛本增作贖捷

故從經為正者也 宋本無者此衍

比長

民有願狀於本居之處閩監毛本狀改厭。按所改非也。以字義則狀飽狀倦是一字。惟狀飽斯狀倦也。與厭字義各殊。

卻釋經徙于國中之文也閩本同監毛本卻誤欲。按當作卻俗作却。經文先國中後郊注則先郊後國中故云却。

則呵問葉鈔釋文作則荷嘉靖本呵字剗改蓋本作荷

閱於出之諸本同言所憐閱在於出獄也。浦據疏語改作閱念非。

但獄斷獄之法閩本同監本剗刊上斷字毛本無上獄字。

封人

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宋本無乎此衍。

共其水橐唐石經宋本同宋本載音義及葉鈔釋文皆作橐。下從木岳木嘉靖本閩監毛本及通志堂釋文作

橐下從禾注及疏準此

飾謂刷治潔清之也嘉靖本潔作絜。○按此古飾字正解。說文云飾敝也。敝飾也。今人多昧於此義。

几祭至水橐閩監毛本橐改橐下並同。

福者相福迫之義案福迫當為逼迫。

漢時有置于犬之上謂之楸漢制考此句下有音加二小字當亦賈疏本文。

故舉以之為況衡者也閩本剗改以之作之以監毛本從之非也。案為字疑衍。

賓客有殺牲之者浦鐘云之當衍字。

鼓人

案眠瞭職發首云宋本首作言。

下云以鼗鼓鼓役事是也惠校本作鼗鼓此誤

則田鼓當與軍事同宋本同閩本刻改事作士監毛本承之

和比曰音閩監毛本作雜比

以雷鼓鼓神祀唐石經諸本同余木上作鼓下作鼓非下同按宋人鐘鼓作鼓鼓擊作鼓誤認說文支部之錄切之鼓為擊鼓妄改經典取為紕繆

則禘祫鼓四時浦鐘云及誤鼓據儀禮通解續按

門社軍以鼗為正惠校本門社作則在此誤

以鼗鼓鼓役事說文鼓部鼓字下引周禮作鼗鼓

謂樂作擊編鐘葉鈔釋文作編鐘

釋曰凡作樂則先擊鍾監本釋誤鄭惠校本則作皆此誤

並出彼文而知之惠校本及漢制考下有也此脫

無舌有秉釋文秉本亦作柄案秉古柄字

帙五采繪惠校本帙下有析此脫

昏鼓四通為大鼗說文壹部云鼗夜戒守鼓也从壹蚤聲禮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戒晨

且明五通為發明讀若戚案此注云鼗夜戒守鼓也同許說說文壹鼓異部錄字從壹蚤聲今禮經注釋文皆從鼓作鼗說戒晨今注作晨戒誤倒當從此所引大鼓為大鼗之誤發明為發响之誤當從禮注按正

動且行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且作且賈疏亦作且字案上夜鼓鼗注云且明五通為發响故此以軍動為且行也動即行而云且行恐誤

鄭云動且行閩監毛本同惠校本且作且

則非只兩面之鼓惠校本同閩監毛本只改正

聲大異者 惠校本作聲大異言聲大異者此脫

舞師 闕監毛本師誤帥

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皇 漢讀考作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皇

不得舞宗廟之耐 毛本舞誤武監本宗字空缺闕本耐

以漢為聲者 宋本作聲省此誤

皇舞象羽舞者 惠校本象作蒙此誤

若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 浦鐘云七祀誤七舞

周禮注疏卷十二按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鄭氏注 賈公彥疏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其祭祀之牲

牲 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玄謂牲體完具。蕃音煩牲音全。疏。牧人至牲

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

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其祭祀之牲牲也。注六牲至完具。釋曰案爾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犬雞故鄭依而釋之案膳夫供六

牲鄭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則此云牲亦據將用為言也司農云牲純也後鄭不從者尚書云犧牲對犧不得

為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玄易之云牲體完具也。凡

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

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

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為幽幽黑也疏
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黝於糾反司農音幽疏
凡陽至毛之。釋曰言凡與下陽祀陰祀望祀等為日故云
凡以廣之也。注駢牲至宗廟。釋曰駢牲知是赤色者見
明堂位周人駢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駢周尚赤而云用駢故
知駢是赤也云毛之取純毛也者對下文云是雜色則此
經云毛之者皆是取純毛也云陰祀祭地比郊及社稷也并
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但天神與宗廟為陽地與社稷
為陰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璜正方澤下云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崑崙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
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駢牲黝牲惟知案郊特牲云
社稷一等不見其方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駢是南郊
用駢也檀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時赤也據此而言
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駢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于北郊就陰位彼對郊
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
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祀春夏者周祭宗廟四
時同用駢夏至祭地方澤牲用黃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
明不得同用駢故不從也又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

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五嶽等也云黝讀為幽幽黑也者以
其幽是北方故從幽為黑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
祀待先鄭釋說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常祀謂山川
隨後破之故也疏凡時至牲物。釋曰時言凡者山川已下非
以下至四。疏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也必用牲物者對上方
方百物。疏是隨其方色下用。疏是雜色則此牲物者非方非雜雖
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
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注
時祀至百物。釋曰知時祀是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案
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地
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
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祀。凡外祭毀
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凡外祭毀
專用羗可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
當為羗羗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禘除殃咎之屬。羗
亡江反貉莫霸反羗丘剝反副辜侯禘除殃咎之屬。羗
疏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知外祭中有表貉者據

上支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
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
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
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
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
云龍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龍中有黃色者用之不
必純注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
下不言玄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禴禘祭四方百物
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禱是禱
禱除殃咎非常之祭用龍之類故引以為證也
凡祭祀
其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
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
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
疏凡祭至繫之○釋曰牧人
雞懼其為犧○憚特且反
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
人繫養之故云凡祭祀其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注犧牲
至為犧○釋曰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云犧牲不云牲則惟
據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牲未必純犧若犧
則兼牲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充人者當殊養之者牧
人之牲未用祭者摠在一處不殊今將以祭者則殊別繫養
之云周景王時者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

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
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
為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為君彼
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
之意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謂非時而祭祀者○釋
曰云不繫者謂若上文凡外祭毀
事用龍可也是非時而祭祀者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公猶官也
疏

牛人至政令○釋曰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者政
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注公猶官也
釋曰訓公為官者恐有公君之嫌但王家之
牛若公廡之牛故須訓公為官是官牛也
凡祭祀共

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司農云享牛
前祭一日之牛

也求牛禱於鬼神所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
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
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穢穢謂之牝可以繫牛穢人者謂
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職戚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注穢同
釋音亦徐音夕杖餘式反劉餘則反
者祭祀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云享牛者謂正祭之牛云求
牛者謂釋祭之牛云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授充人繫養者
也○注鄭司至養之○釋曰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
者若以此為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
正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為齊時所食齊則十日
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
鬼神所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其奉之謂非時
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故後鄭
亦不從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以其宗
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為前祭一
日之牛也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禱者也者今日正祭
于廟明日釋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子求神非一處以
解求牛為釋祭之牛也故郊特牲云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
與是名釋祭為求也云職讀為穢者凡官皆有職直云職人
無所指斥但職穢聲相近誤為職故讀從穢充人置穢入地
之時穢穢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也云穢謂之棧者爾雅釋
宮文郭注云糜也云穢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與疑辭疑之
者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

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穢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
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云牛人
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者鄭直言養
之者則養者之中還兼有牧人充人也
凡賓客之事

其其牢禮積膳之牛
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
太牢○積子賜反注同殮音孫
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其牢積禮膳之牛也○注牢禮至
太牢○釋曰鄭知牢禮殮養者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
云饗食是速賓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殮五牢養
餼九牢五積侯伯殮四牢養餼七牢四積子男殮三牢養餼
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殮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
云牢禮殮養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謂行道之用遣人
所云者是也又引司徒職曰王國五積者據上公而言也云
膳所以間禮賓客者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又引掌客云
殷膳大牢彼注云殷中也中

之牛
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
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食音嗣

下文同審民狄。反折之設。反。疏。饗食至之牛。釋曰。饗者亨大牢以飲。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燕禮皆有殺。也。注。羞進至猶此。釋曰。引燕禮小臣請執審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者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降階下北面請執審者與羞膳者注云執審者執瓦。大之冪也。方罍無冪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云。至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禮其牲猶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軍事。其其槁牛。鄭司農云槁師之牛。疏。軍事其其槁牛。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也。注。鄭司至之牛。釋曰。案左氏。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莒高將市於周過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槁師雖非已之軍。喪事其其奠牛。奠遣奠也喪所薦饋。疏。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日奠。遣棄戰反。疏。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為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故鄭云謂殷。奠遣奠也。鄭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凡會同軍。

旅行役其其兵軍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

器。率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疏。凡會至。釋曰。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云其其。兵車之牛者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為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注。牽傍至用也。釋。曰。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者。上云兵車之牛據在轅內者別。言與其牽傍故云在轅外輓牛也。若然轅外在前者曰牽在。旁者曰傍故鄭覆云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言人。御之者以其在轅外將御為難故特言人御之。凡祭祀其。也。云任猶用也者謂在軍所須之器物皆是也。

其牛牲之互與其益簋以待事

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益簋皆器各益所以

盛血簋受肉籠也立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互劉

音護徐音牙簋音寮劉魯討反盛音成縣音立

司至肉格。釋曰先鄭上文楅衡其為一物後鄭已不從合

以互與楅衡共一彌不可立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其義可

知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爛薦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

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

以縣肉也故詩云或剝或亨或肆

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

之三月

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

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

掌繫祭祀之牲牲者但祭祀之牲皆體牲具故以牲言之也

云祀五帝者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牲則摠養天地宗廟之牲

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

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牢閑至氣成。釋曰云牢閑

也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為牢言閑見其閑衛

言牢是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

獸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鼯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禽

獸觸齧故鄭摠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

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

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

休云滌官各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

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

亦如之疏

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如之亦繫于牢芻之三

也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凡散至養之

中司命山川

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

養之使守門者養之。散素但反注同

之牲直言繫于國門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

不必三月也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牲則不必三月其

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

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

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注散

祭至養之。釋曰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

上文陽祀陰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

別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

司禮卷十三

六

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土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
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
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摠主王城十二門皆別有下土
及府史胥徒今養牲者是十二門而云司門之官者摠官首
而鄭云使守門者養之是也
展牲則告牲 鄭司農云展
先鄭云使守門者養之是也
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
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
近附近 **疏** 注鄭司至近之○釋曰先鄭以為選牲時後鄭
之近 **疏** 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
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牲明非初選牲故不
從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此舉漢法以沉之又引特牲禮
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
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尾者士用兔腊言獸尾止謂兔也言
近之者彼謂士禮引 **碩牲則贊** 贊助也君牽牲人將致
證天子法故云近之 **碩牲則贊** 贊助也君牽牲人將致
故奉牲以告 **疏** 碩牲則贊○釋曰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
曰博碩肥膷 **疏** 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
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膷此充人既足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紉
而牽之○注贊助至肥膷○釋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

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
此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
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
又云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
吾牲牲肥膷彘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膷謂民
力之普存
是其事也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

政令 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

載師至政令○釋曰此經與下經為自言任土之法者任謂
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塵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
云以物地事者此文還於任其力勢而物色之知其種植所
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
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經園廩二十而
一以下是○注任土至職之○釋曰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

能生育者力勢生育即下文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育本以字民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各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既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案太宰職九職皆主營地以出貢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稅故知授地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農牧二者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守職文具故彼鄭注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守惟有地職故鄭以地職中兼見衡虞之守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農云壇讀為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土田者士大夫之予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立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土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畷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下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

王子弟所食邑也。置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塵里。在。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塵。田。百。畷。是。塵。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塵。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土。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六。遂。餘。則。公。邑。塵。直。連。反。場。直。良。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賈。音。古。注。同。置。居。良。反。吏。為。子。僞。反。疏。力。果。反。州。長。丁。丈。反。後。

疏

皆同監古銜反。盡津忍反。者與音餘。麓音鹿。涂音塗。徒去起。呂反。下同。如比徐方二反。率音律。又音類。地。釋曰。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置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為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塵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置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之內也。云以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置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為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為縣也。五百里為置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置故以置言之。注故書至公邑。釋曰。云故書塵。或作壇。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蒿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塵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以其塵者。塵懸於中里。又訓為居。不得為空地。若空地。何因有二十

而稅乎且司農又不釋里之與塵義異故後鄭以為民居之
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塵一物解之也司農云
民宅曰宅宅田以備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
弟益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
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先鄭依彼
解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不從
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從農大夫
之子免農矣不得為大夫子得而耕之田故後鄭破此士為
仕仕謂卿大夫以下仕宦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
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
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
鄭以為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
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
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以為府史之等仕在官家人
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者若見
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為牛人之家所受田也
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
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
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

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
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郊百里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置
即都一也無取於州與野之義連引之耳子春云五十里為
近郊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設命君陳分正東郊成
周鄭注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
故後鄭從之也玄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云里邑也今云里
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里邑不謂訓里為邑故鄭
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蔬之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
以為井甃葱蒨者故得種樹果蔬之屬云季秋於中為場者
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是也云樊圃謂之園者大宰九職有
園圃毓草木并園言之詩折柳樊圃故云樊圃謂之園也引
士相見者破先鄭以為宅田為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為仕者
後鄭之意單王制夫圭田無征復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天
田也者所謂王制夫圭田無征復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天
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
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不從司農之義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欲見
受田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
以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

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
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大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
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
無多故唯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
邑之地有四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
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
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有四百里二百里為一節故二
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
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或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
為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
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
野大摠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為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
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
鄉遂及公邑皆為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
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此經有家邑小都大
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據稅入
天子而言此摠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
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
據春秋之義兄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
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疆稍疏者與鄉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

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
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上經注任土者
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彼并言土故云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
單言任故以任其曲直高下形實解之任言任其生育也云
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還地既不可方平如圖明受田
受邑者不得盡如制還地既不可方平如圖明受田
是耳者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貢賦
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貢賦也云以廬里任
國中而遂人職受民田夫廬田百畷引之者覆破司農謂廬
為空地故云是廬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言正是民
之邑居在都城者并解之也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據大司
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者王畿千里開
方之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而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
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
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注積石曰
山大阜曰陵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爾雅釋山山足曰麓此瀆
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
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塗巷
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

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
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云又以田
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
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亦據六百萬夫相通而言也云
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以其遠郊百里
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
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
十四萬夫者前文摠據畿內方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
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故其餘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
民七萬五千家者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
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此亦
相通而言也云其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
故餘九萬夫也云塵里已下至半農人也鄭意九者未必各
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云亦通
受一夫焉者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
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
農人也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摠計六鄉七萬五千
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漆七萬
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為定數故云定也云食貨志云
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引

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
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塵田百餘壯
亦如之是其餘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
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
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
若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
井田百畝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此謂士
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
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
一人矣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
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
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
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摠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也云如此
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
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
器曰工通財粥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地
無曠土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
受田如比又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
士可以為法又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昔者聖王處士以

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皆云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四民但民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
地故此雅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
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禮
運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既有祿沾及子弟故其家
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其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
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
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為官所使故云以事
入在官云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還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
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
故知亦出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六鄉與九
四萬夫之地者經有任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六鄉與九
等故此特據甸地已外至五百里但王畿千里摠計有百同
已取四同為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夫故餘為九十六夫同則
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為九十六夫同則
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
於三分所去而存二之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
宮室比百里之內為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
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而存一
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

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
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其一
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
之也案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
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
夫六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畝中地家百畝萊
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畝於三分去一乃
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
得五十三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
萊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
存一據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者鄭
意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者鄭
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
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三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
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
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為
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三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
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為十八同三分所去六
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
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

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
漆前六十五同摠爲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
十同六九五十四爲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
又漆五百四十一又爲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
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云上中下者上
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
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
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
者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
家受二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
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爲六十萬
家是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餘有四十萬夫之地
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餘有四十萬夫之地
在地亦五分除一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十八萬
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漆前二百四十萬爲二百八十八萬
家又將此一百四十八萬夫地漆前五百二十萬夫摠爲六百二
十四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者鄭
摠計畿內遠郊之外說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已
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

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
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也但邦畿千
里雖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
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豈有二分乎且六鄉之民
雖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爲定凡任地國宅
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筭法耳

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一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

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
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
林爲漆林杜子春云當爲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官室吏
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
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疏凡任地至十而五○釋
畷場有瓜○棗本又作漆音七疏曰上經言任地所在此
經言出稅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官
府治處無稅也云園廛二十而一者園即上經場園任園地
廛即上經廛里任國中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云
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宅田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

稅也云遠郊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經公邑之田任甸地已下至任置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推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之地為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為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上之三等為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注征稅至有瓜釋曰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厘既為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則此國宅非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厘既為空地非民宅則此官則此國宅非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厘既為空地非民宅則此九室九卿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吏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者以其廛則五畝之宅在園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

為井竈種忽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云古之宅必樹者則孟子桑麻是也云置場有瓜者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置場有瓜鄭云中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廛皆有稅之事也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二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羨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之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凡

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塵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僂布質布罰布塵布孟子曰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從車輦給繇役。僂劉音譏徐才鑿反皆說音悅令力呈反以衣於疏凡宅至之征。釋曰以草木爲地毛既反下同音閑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爲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墾種作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此則大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注鄭司至繇役。釋曰先鄭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爲說

也云里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以下至塵布此說合義也云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此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文案彼文齊侯以師欲納昭公申豐從女賈以弊錦二端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杜以爲布爲陳不爲布泉此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也云塵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已下彼注先鄭云次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後鄭云總謂如租稅之總布謂守斗斛銓衡之布質布謂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布罰布者謂犯市令者之泉塵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彼諸布皆是泉故引以爲證也引孟子塵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宅不毛無一里之罰布天下民願爲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者案問師四業畜也耕也蠶也或說以四時之業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者此就足司農之義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者以夫三爲屋以三夫解屋也云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其吉凶二服間其祭器族其喪器黨其射器州其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爲國行禮故出官物爲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爲之故鄭唯據此

二事而言也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為士徒故知
是一夫之田所稅粟也云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知者
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
稅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
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
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
未達罰之云為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
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
以時徵其
賦疏師以時徵其賦。釋曰：閭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師旅
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閭師注賦謂
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也。至於里、廛、屋粟及閭民夫家
之征亦
可斂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

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
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
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
疏閭師至其賦。釋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

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是
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
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
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
。注國中至九貢。釋曰：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
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
今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
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言
廛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
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
犬雞則唯牛可為農事而鄭摠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
不用為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摠入農事之中是
以閭師主徵斂亦摠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
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出泉
若然案大宰九賦從邦中以幣餘為九等此國中及四郊
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摠而言也其九貢
又與大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為一謂諸侯
之九貢即大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
凡
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

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
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木謂葵韭果蔬之屬。飭音勑以畜許六反下同。凡任至其物。釋曰案太宰各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為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案太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太宰已注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太宰云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蔬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大宰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故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大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大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大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大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

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為義也此文次第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為次此不依彼為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為一此文分山澤為二唯有八者任九職有臣妾及間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其間民載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為二者以山澤山貢不同故分為二以充八通間民為九耳。注貢草至之屬。釋曰案大宰注疏材百草根實與此注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葵韭果蔬百草中可以兼木矣
凡無職者出夫布
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凡無至夫布矣。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大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則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為有職者執事當家塵地不事即無職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注獨言至九職。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問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

夫布者如今筭斂在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征
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句耳劉琰又問問師職云凡任民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
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入貢
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
八貢未之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
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
出筭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賦九賦
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為九
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
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為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
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為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
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
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棹不蠶者不帛不績
者不衰
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棹周棺也不帛不得衣
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衰七
回反疏凡庶至不衰。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無牲者案
下同疏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

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非以
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
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
今惰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棹
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
又無五寸之棹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
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
得布其衰裳以布為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
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
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二
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郊里郊所居
也自邦國以
及四郊之內是所至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
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比毗志反後放此
至廢置。釋曰云掌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百
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百里六

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內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荒不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積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古者亦三年一大案且戶口則考校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注郊里至言近。釋曰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里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若問師耳云周天下也者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云萊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汙萊注云下者汙高者萊是萊謂草萊之萊若上地萊五十畝之類也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郊外言萊即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畝百畝之類是萊為草萊穢汚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云上地

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善言近也 若將有軍

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

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

鼓兵器以帥而至 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 疏 若將

至。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其庶衆已下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亦有卒伍云使皆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戈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量其

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量音良。疏 凡

至其域。釋曰言造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云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云制其域者疆域大小是也。注物謂至以封。釋曰云物謂地所有也者若地物無所有不得耕墾若山澤者不授之故引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也。以歲至賦貢。釋曰以郊內賦貢。野賦貢與閭師同。疏。師徵斂郊外曰野。野所有賦貢縣師徵之。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之賦貢。注野謂至師同。釋曰知野含有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并掌天下既邦國與畿內不同。明野中唯含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閭師同者。但問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閭師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

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閭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羈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艱阨作羈阨。羈音寄。杜子春云。羈阨當為艱阨。寄當為羈。遺唯季反。劉音遂。施惠式。反。後施惠。疏。遺人至凶皆同。廩良甚。反。易以或反。撞音艱。又音謹。疏。遺人至凶此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為摠目也。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者。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少。摠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爲恤民之羸阨。上等也。羸阨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云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人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便欲以待賓客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

鄙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
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羈旅處皆有
獨於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羈旅皆得取
之故獨見於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謂四百里
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以待凶荒者四百里
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
其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
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
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注委積至為羈釋曰倉人主
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
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熟則止餘法用有餘
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年穀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
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廩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
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是廩
人亦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人
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
所藏者則給糶阨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也云職內邦之
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司所用有餘乃移於他
處故云亦如此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

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
亦曰委是也云糶阨猶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
之居而無食謂之困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

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

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

有三廬一宿疏凡宿至有積釋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
○房劉音雅疏之處而委積此經所陳委積據會同師役
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
飲食及委也注廬若至一宿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徒有
房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
舍與廬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
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為況也云一市之間有三
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
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
廬一也中田有廬二也易剝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注云小人傲狠當剝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
云於時廬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令四也
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凡委積之
則以待者是也事是也以時頒之
則以待者是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泰寧園氏
同同精同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澍采

周禮注疏卷十三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牧人

駢牲赤色

監本作色赤誤倒

望祀五嶽

賈疏本望祀下有四望二字

黝讀爲幽幽黑也

漢讀考作幽讀爲黝黝黑也經黝牲作
幽牲謂今本是經注互改之故

謂圓丘方澤

閩本同監毛本圓改圜

是祭宗廟時赤也

浦鏜云用誤時

下用龍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下誤不

故書毀爲甌龍作龍

閩監毛本作龍作甌亦非宋本余本
岳本嘉靖本作龍作甌當據以訂正

下卷當為龍據余岳嘉靖本亦作龍當為龍又此及閩監本顛舊作顛訛今訂正

毀謂副辜侯禳監毛本侯誤侯疏中同閩本此字空闕毛本辜作辜訛

不必純注云閩本同監毛本純下衍黃

齏辜祭四方百物閩本同監毛本齏改副

則惟據純毛者閩本同監毛本惟據作唯東非

牛人

祈求福之牛也宋本祈作所案上云求牛禱於鬼神此復云祈求福祠意頗複宋本作所是也

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此本此句刺擠當有誤

謂所以繹者也者宋本無上者

經據後而言之耳惠按本之下有中蓋涉下之中誤衍

膳所以間禮賓客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此本及閩監本問誤問疏中同今訂正

皆共牢積禮膳之牛也閩本同監毛本作牢禮積膳此誤倒

是速賓之禮也毛本是字誤為客走二字

王國五積者浦鏜云主誤王

亨大牢以飲賓監毛本亨誤亨下同

軍事共其槁牛唐石經余本同釋文槁牛苦報反注同葉鈔本作槁牛余本及此本載音義同是經注皆

從木作槁當據以訂正宋本嘉靖本閩監毛本作槁牛注及疏同非也案賈疏云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此經文從木明證賈疏未誤也序官稟人疏亦云以在朝之人不得歸家亦枯槁以須槁勞之故名其官為槁人

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閩本同監毛本枯槁誤枯槁下槁字同○謂槁而槁之一

上一去猶勞而勞之一平一去也

亦是犒師之牛

案此犒字亦當作犒

無尸飲食飲食直奠告于神前

閩監毛本作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此誤

複飲食二字係剝擠○按此當復無尸二字而誤複飲食二字也

合以互與福衡共一

浦鏜云今誤合

充人

皆體牲具

毛本牲誤牲

釋曰云散祭之牲

惠按本祭下有祀此脫

展牲則告牲

毛本牲誤牲

君牽牲入

此本及閩監本牽誤率今據宋太余木嘉靖本毛本訂正

博碩肥膾

宋本下有也字諸本博作溥從十疏中同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毛本梁誤良止誤正閩監本方誤子

謂民力之普存

惠按本下有也此脫

地官司徒下

唐石經周禮卷第四宋本余本嘉靖本同宋本周禮疏卷第十四閩監毛本仍卷十三與此本同

載師

故因民九職以制貢

毛本以字誤制九職上

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

惠按本云作名名蓋言之誤

以家邑之田任藉地

說文鄆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从邑肖聲周禮曰任鄆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

案許君以稍稍制削則稍地字當以從邑作鄆為正稍其義訓也

稍或作削

漢書考云說文邑鄆引周禮任鄆地疑削即鄆之訛大宰家削之賦音義云木又作鄆

禮讀為廛

閩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皆作壇讀為廛當訂正

若今云邑里居矣

岳本嘉靖本作邑居里案當作若今云邑居矣里衍文下云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可證

圭田五十晦

宋本晦作畝下田百晦同案注多用晦字不當岐出

二百里三百里其上下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

夫如縣正

宋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無上下二字惠按本亦無此二字據諸家本無此二字宋本亦無

獨萬卷堂本有案賈疏引注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亦無上下二字今本蓋據下疏云其尊卑如州長中大夫其尊卑如縣正下大夫遂妄增

受田邑者

岳本受作授

取正於是耳

宋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耳改爾非案賈疏引注亦作耳

而遂人職授民田

諸本同賈疏引注亦作而惠按本作如遂人云余本仍作而

餘六百萬夫

宋本萬作万下並同

亦以口受田如比

宋本余本岳本同與漢書合嘉靖本閩監毛本比作此誤釋文如比徐方二反疏云如正夫之比類可證

如此則士工商以事人在官

諸本同浦鏜云此亦當作比非賈疏亦作如此文屬下

十萬五千家為六遂

閩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皆作七萬當據以訂正疏引注亦作七

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

浦鏜云既當即字

故破從仕宦之仕

閩監毛本宦作官誤上云仕宦得田可證

兄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

浦鏜云凡誤兄

而遂人職受民田

惠校本受作授此誤

聲解之也

惠校本同聲字疑誤閩監毛本改作并

鄭意九者未畢各整萬家

閩監本同誤也毛本畢作必當據正

餘壯亦如之

惠校本作餘夫此誤

亦以口受田如此又云

閩本同監毛本比作此非

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

閩監毛本同浦鑑云而訛不

萊易家二百畝

閩本同監毛本作一易

鄭摠計畿內遠郊之外訖

惠校本鄭下有既

六遂餘地無九等

惠校本地下有既

山林雜有

惠校本作編有

唯其漆林之征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漆林本又作漆漢讀考云經當作漆林注當作故書漆林為漆林杜

當為漆林

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作漆林

而置場有瓜

釋文置場音亦諸本場多誤場

此經言出稅多少不同之事

此本出誤也今據惠校本訂正閩監毛本改也為地

給公吏使役多

閩監毛本改公家

則五畝之宅在國中

宋本作園中此誤

五畝之宅

閩本同監毛本畝改畝問師疏同

近郊十二稅一

惠校本二作而此誤

其調均之而是

閩監毛本是作足非

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惠按本從作獲此誤疑而下脫云也當衍○按莊述祖云無也見其所集異義

謂不樹桑麻也宋本脫麻

五畝之宅宋本閩監本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畝作晦下同

罰以三家之稅粟閩本同監毛本家作夫

以幣錦二端閩監毛本改二兩

總謂如租稔之稔浦鐘云讀誤謂

亦可斂之閩監毛本斂改徵

閭師

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浦鐘云謂九賦下當脫及九貢三字毛本又誤文此

本及閩監本皆作又

故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惠按本故作但

以山澤山貢不同浦鐘云山貢當所貢之誤

其異如何漢制考作何如

縣師

善言近宋本近下有之當衍

古者亦三年一大案且戶口毛本有誤云惠按本且作此誤

是萊謂草萊之萊惠按本作之地此誤

是萊為草萊污穢之稱也惠按本作汚惡毛本為作是汚穢倒

有戒有此數事惠按本無有戒二字此衍閩監毛本改作者謂○按者謂是也疏摘經文之戒

二字而發明之

域卽疆域大小是也

惠校本無上域

若徵野之賦貢

惠校本徵作斂此依經改非○按毛本作徵

遺人

艱阨猶困乏也

證

宋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艱作難下同按此亦段玉裁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

故書艱阨作擗阨

僅皆非

釋文作擗音艱又音謹宋本閩監毛本作擗岳本嘉靖本作擗宋本載音義作

寄當爲羈

毛本云當作羈失其舊

關十二關門

惠校本十上有謂此脫

若穀不熟

浦鍾云足設熟

廬若今野候徙有序也

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岳本嘉靖本徙作徒當據以訂正漢制考亦

引作徒疏中同

周禮注疏卷十三按勘記終

周禮注疏卷十三按勘記

七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四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

車輦之力政

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

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

疏均人至力政○釋曰均

畿內鄉遂及公邑云均地政者謂均地守地職二者之稅使

皆十一而出稅又均人民已下力征之事○注政讀至之屬

釋曰鄭破政為征者以經政是政教之政非征稅之征故破

之也鄭又知地征是地守地職之稅者以其出稅無過地守

地職二者故知之也云地守衡虞之屬者亦謂畿內川澤取之

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

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之屬者此即大宰九職云

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之屬以九職任之因使出稅也云力征

已下并車輦並是力之征稅若然士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

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與此

周禮卷十四

鄉遂及公邑別彼又云地貢鄭云謂諸侯之九貢與此九職之貢又不同也 凡均力政以歲

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

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豐年人食四鬴之

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讀如營

營原隰之營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上時掌反鬴房

甫反營音均又舒均反 疏 凡均至日焉○釋曰此所均力

又音旬聶氏常純反 疏 政者即上人民之力征不通牛

馬車輦故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此亦據人

而言也云以歲上下者上即豐年下即儉年也豐年則公旬

用三日者公事也旬均也謂為事均用三日也○注豐年至

旬者○釋曰鄭知豐年人食四鬴已下者案廩人云人四鬴

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而知之彼又云不能人二鬴

則令邦移民就穀此時則無力征矣若然此食二鬴而言無

年無年者鄭云無贏儲仍未移民就賤此無年與彼不能人

二鬴之歲不同彼不能人二鬴自然無贏儲也云公事也者

此天子之法非諸侯之禮不得為公君解之故從公事而釋

也云旬均也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為旬十

日解之故破從均恐不平故云均也云讀如營營原隰之營

者彼詩營營是均田之意故讀從之云易坤為均今書亦有

作旬者彼易坤為地地德均平是以均為義今書今易書有

有作旬字者旬與均旬與均俱有均平之意故引為證也凶

札則無力政無財賦 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 疏

凶札至財賦○釋曰凶謂年穀不孰札謂天下疫病則無此

力征及財賦二事此即廩人云不能人二鬴之歲○注無力

至賦也○釋曰云財賦九賦也者此即大宰九賦謂口率出

泉知賦中惟是九賦者以下文有地守地職故此惟有九賦

也若然上均地政不言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均九賦亦均之可知 疏 注有年至或闕○釋曰經既云大均

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計地稅 三年大比則大均 有

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 疏 明有年及無年皆須大平均計之

久不脩則數或闕 疏 明有年及無年皆須大平均計之

也云久不脩則數或闕者三年一闕是其久不脩謂

不大平計則其中間不知其數不知其數則是數闕也

師氏掌以媿詔王 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

音疏

師氏至詔王。釋曰：嫩美也。師氏，掌以前世美善之道，以詔告於王。庶王行其美道也。注：告王，至者也。釋曰：引文，王世子者，彼是師氏教世子禮，引為詔王者，但詔王以道無文，彼教世子與教王同，故取以為證也。諭曉也。諸於也，彼謂教世子以君臣父子長幼之事，而曉之以德，今詔王亦曉之以德也。以三德教國子。

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

曰孝德以知道，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

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行下孟反，下及注同。知音，智稱尺證，反燾徒報反，說音悅，孫音遜，夫音扶。

疏三

至師長。釋曰：以此三德教國子。王太子已下，至元士之適子也。云一曰至德，以為道本者，至德謂至極之德，以為行道之本也。二曰敏德，以為行本者，謂敏達之德，以為行行之本也。三曰孝德，以知道，惡教三行，善父母為孝，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此上三德，皆在心而行，不見故。鄭云：在心為德也。云一曰孝行，以親父母者，行善事父母之行，則能親父母。冬溫夏清，昏定晨省，盡愛敬之事也。云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者，此行施於外人，故尊事賢人，良人有德行之士也。云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者，此亦施於外人行，遜順之行，事受業之師及朋友之長也。注：德行，至之道。釋曰：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案禮記云：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則德在內，行在外也。又見經至德，敏德，道行為本，道行是施之於外，之名又孝德，行知逆惡，亦是在外之事，則知三德皆在內，與外行為本。又三行云：親父母之等，故云施之為行也。云至德，是中和之德者，案禮記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故知至德是中庸之德也。云覆燾，持載含容者也。者此至德，即中庸所云至誠一也。彼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愆遠，愆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是至德若天地覆燾，持載含容者也。云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者，此是論語雍也之文，引之者證此至德與中。

庸之德爲一之意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者人君施政春夏
行賞爲仁秋冬行罰爲義是仁義順時敏疾爲德者也又引
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者尙書說命之篇傳說告高
宗以學問之事孫順也敏疾也厥其也爲君之法當恭敬順
道務在順時疾而行之則其德之脩乃從學而來引之者證
仁義順時之義也云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者孝
德不如上二德直能善父母爲孝施德於親而已故云守其
所以生者也又引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至之事是
禮記中庸文言二人通達行孝者也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者案中庸上文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
子述之則善繼人之志據周公以武王時未大平不得制禮
作樂周公攝政六年大平乃制作禮樂爲善繼文王之制則
尙書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也善述人之事者據武
王能述父以伐紂之事則尙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是也云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者欲見至德敏德五帝已上所行德行兼見之矣故三德以孝德
其行孝德是三王已下所行德行兼見之矣故三德以孝德
爲下故云德有廣於孝則至德敏德是二德廣於孝德也而
行莫尊焉者三行之中孝行施於父母爲上順行友行施於
外人爲下故云而行莫尊焉莫無也無尊於事父母也云國

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此經直言國子案禮記王制云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文云王太子王子羣書之太子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
也鄭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言之其實皆有也王
制惟言大子適子不言弟鄭知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下文
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弟也云師氏教之而世
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者此約文王世子文也案
彼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
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
矣是世子與國人學生齒焉之事案此經有至德敏德孝德
老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
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爲養神
無事安民含光藏曜滅跡匿端不可稱以道又案德經云上
德不德凡以有德河上公注云上德大古無名號之君德有
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
言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
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

是以謂之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忿爭明
義衰而聘行玉帛又案握河紀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專又
中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闕郵注云闕止郵過言五帝後洞三
王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
覆壽持載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為
一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德無
名號之君所行也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
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經術有名號之君所
行以其三皇五帝為政皆須仁義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
時也若然老子云失道而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
道之道五帝行下德不德之德即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
道德於此經同為敏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耳其老子又云
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故
云洞五九禮闕郵若然仁義在禮前德後則五帝與三王俱
有仁義故禮記云堯舜奉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云禹立三
年百姓以仁遂焉是以仁義關在五帝三王之間者也若然
禮記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謂不行今之法全行古之道
故非也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置虎焉以明

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
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朝直遙反注及下皆同疏居虎
朝○釋曰言師氏之官既知三德三行故居路門之左畫虎
之處司察王朝若有善事可行者則前告王有所改爲也○
注虎門至詔王○釋曰鄭知虎門是路寢門者其路寢庭朝
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之處司士所掌路門外是常朝日所
朝之所經云司王朝明據此朝故鄭以路
寢門外解之此即上文以美詔王之義也掌國中失之
事以教國子弟
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中疏掌國至子弟○釋曰
鄭丁仲反注中禮者同杜音得疏以其師氏知德行識
其善惡得失故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國之
子弟即王太子已下言弟即王庶子以其諸侯已下皆以適
子入國學庶子不入故知也○注教之至是也○釋曰云教
之使識舊事也者即中失之事是也云中禮也又引子春
之言從古書中爲得謂得禮者中與得俱合於義故兩從之
言若春秋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記君
得失之事故云若春秋也此春
秋即魯史是也謂記君之事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

焉

杜子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

疏

凡國至學焉

之貴

遊子弟即上國之子弟言游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

習業

在貴游至猶學。釋曰云王公之子弟者此即王制

云王

大夫子王子羣后之大夫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即三公羣

后卿

大夫元士之子略言之也云游無官司者官司則事繁

不得

為游故鄭以無官司解之鄭既以游為無官司又引子

春游

當為猶言雖貴猶學者亦義得兩通故引之在下也

凡

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

故書

舉為與杜子春云當為與謂王與會

同喪

紀之事。從才用反與音預下同

郊廟

及山川社稷摠是也賓客謂諸侯及卿大夫來朝聘或

在朝

或在廟會同亦或在畿內或在畿外軍旅謂出畿外征

伐王

舉者舉行也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

須詔

王以美道故也。注舉猶至之事。釋曰既訓舉為行

又引

子春從故書為與者亦聽治亦如之。謂王舉於野

義得

兩通故亦引之在下也

治直

吏疏聽治亦如之。釋曰即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

反下

同疏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云亦

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

門外日蹕

兵服旃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

云讀

為隸疏使其至且蹕。釋曰云使其屬者屬即序官

史胥

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隸若秋官蠻隸之等各使四

夷隸

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以守王之門外以衛王并使

蹕止

行人故云且蹕也。注兵服至為隸。釋曰云兵服旃

布及

弓劍者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

兵弓

矢云門外中門之外者案閭人掌中門之外朝在野外

之禁

則中門內也人不得入明在中門之外朝在野外

則守

內列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

釋曰

云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注內列至王宮。釋

曰云

內列蕃營之在內者言蕃營之在內謂若司戈盾云及

舍設

蕃盾者也案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上文云使其屬

帥四

夷之隸則二處皆帥四夷隸守之故云其屬亦帥四夷

之隸

守之如守王宮也

保氏掌諫王惡

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疏

保氏掌諫王惡。釋曰掌諫王惡者師氏掌三德三行之故云掌諫王惡。在諫者至者也。釋曰云諫者以禮義正之者君臣主義故知諫者以禮義諫正王也引文王世子者彼亦是教世子法以教世子法保護王身同故引之

以其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於道而

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

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

容六曰車馬之容

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

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跄跄喪紀之容涕泣翔翔軍旅之容闐闐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容暨暨詒詒車馬之容匪匪翼翼。馭音御德行下孟反下文及注同刻羊甚反注之樹反下同襄音讓本作讓諸音非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重直龍反夕桀音的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嚴如字又音儼濟子禮反夕桀音的沈祥易反仰本又作印五剛反濟皇上子禮反夕音齊下于况反又音往纍顛上律悲反下音田又如字暨其器反詒五格反匪芳非**疏**而養至教之。釋曰此道即上師氏三德三行故鄭氏所專教也。注養國至翼翼。釋曰案文王世子云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氏以觀大傳之德行而審諭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氏以觀大傳之德行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不云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者鄭以義約之少傳既以大傳之德審諭之明保氏亦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可知故鄭言之耳云五禮吉凶賓軍嘉大宗

伯文六樂雲門已下大司樂文先鄭云五射白矢已下無正
文或先鄭別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之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
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
刺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刺刺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
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
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
詩云升車則馭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
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
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謁纏旃以爲門裘
纏質以爲櫛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
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繫流旁握御擊者不得
入是其過君表即謁纏旃是也云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
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
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故自左驅而
射之達于右隅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
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
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
戈爲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云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類
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
也人在一上爲上人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各

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各假借也六
曰云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
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
爲之類是也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也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也
聲下形圓國之類是也外形內聲闕闕之類是也外聲內形
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依鄭義案孝經緯援神契三皇無文則
五帝已下始有文字故說者多以蒼頡爲黃帝史而造文字
起在黃帝於後滋益而多者也云九數者方田已下皆依九
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樂夕樂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
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樂夕樂亦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
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云祭祀之容穆穆皇
皇至堂堂者皆是先鄭以意所釋不依經典故後鄭不從後
鄭云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
濟翔翔已上皆禮記少儀文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
暨暨諸諸禮記玉藻之文車馬之容匪匪翼翼凡祭祀賓
亦少儀文故鄭少儀注還引此六儀以證彼也

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
其屬守王闈

闈宮中之巷

闈音韋

疏

凡祭至王闈。釋曰言亦如之已上與師氏同

從王之事其屬守王闈者亦謂在國其師氏守中門外此保氏守王闈門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

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

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強其文反注同易以鼓反

其德行道藝者此萬民時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

德行也彼又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此道藝也云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案鄉大夫職云與賢者能者賢謂德

言能謂道藝彼則賢能俱與此直云辨其能可知也注朋友至吏職釋曰案鄭注論語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則彼其

其在學者切磋以道義此勸萬民為友朋則若孟子所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者同故鄭云切磋以善道也云任吏職者

案鄉大夫所舉者謂鄉民之有德行道藝云辨其能為吏職

者亦謂以人治之若然任吏職者謂使為比長閭胥族師之類是也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行下孟

反注疏注因巡至罪不○釋曰司諫考鄉里之治者由上同者以巡問觀察萬民則知吏

之治不故鄭兼吏民摠言之

司救掌萬民之袞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

禁而救之袞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袞惡醜營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

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救如字劉音拘袞似嗟反注作邪同醜況付反音詠

好訟呼疏司救至救之○釋曰云掌萬民之袞惡過失而報反誅讓之者此經與下文二經為摠目也則云袞

惡謂坐嘉石之罷民不入園土者過失謂不坐嘉石人園土

者也云而誅讓之者即下文三讓是也云以禮防禁而救之者此袞惡及過失皆去冠飾其過失者又使人園土耳云

也。釋曰：衰惡云未麗於罪者，謂未附於園土之罪也。云酏，營者孔注尚書曰：以酒為凶，曰酏。此據字，酒旁為凶，是因酒為凶者也。若然，營者榮下作酉，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為榮。俱是酒之省，水之字也。云麗於罪者，謂附園土罪者也。云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鄭云：古者重刑者，據周時為古。云責解經，誅怒之解，經罰也。云未即罪者，各有所對。此園土對五刑之刑人，則是未即罪也。以其未入五刑之罪，且役之耳。鄭必知過失亦由衰惡者，司寇職云：以嘉石平罷民。又云：園土收教罷民。二者同名罷民，以其為惡大者，皆因小以致大，故知過失之重亦因衰惡之輕也。凡民

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

石役諸司空。其衰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

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之作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去起呂反，著直略反。一音丁略反。

疏：凡民至司空，釋曰：此一經論衰惡嘉石之罷民也。云治罰云三罰而士加明刑三罰，既訖乃送司寇，使朝士於外

朝坐嘉石恥之也。云役諸司空者，坐訖乃送司寇，使役之也。

○注罰謂至司寇。釋曰：云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者，案司園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彼據過失人。園土者，但冠尊不居肉祖之體，豈嘉石之罷民而著冠乎？明其去冠飾也。知書其罪狀，以其稱明刑，既不虧體，明知書其罪狀，著於背為明刑也。云嘉石朝士至外朝之門左，並朝士職文，故彼云左嘉石平罷民也。云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者以其司空主事故也。云坐役之數存於司寇者，司寇云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其是。其坐役之數也。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

而歸於園土。園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

嘉石其罪已著，未忍。疏：其有至園土。釋曰：此經論園土刑之。近附近之近。疏：之刑人云三讓而罰者，亦如上三

度責讓乃治罰之。三罰訖，乃歸與司寇，使納之園土也。注

園土至刑之。釋曰：云過失近罪者，謂對衰惡未近罪。此園

土之刑人，近五刑之罪，故入園土也。云晝日任之以事者，亦使司空使之云收之者，以其罪重，使人收斂之，不使漫游云

夜藏於獄者，此與嘉石者異。云亦加明刑者，亦如嘉石以書其罪狀，著於背以恥之云，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者，彼坐嘉

石者罪輕未著須坐嘉石使眾人知之此等罪重已著不須坐嘉石也云未忍刑之者比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

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災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賜恤之**疏**注天患至恤

患謂災害也者謂天與人物為災害謂水旱之災及疫病之害也知節是旌節者道路用旌節此經巡國及郊野是道路

之事故知旌節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相與為仇**疏**調

至和之釋曰此一經與下經為總目言萬民之難即下經

凡和難已下是也注難相與為仇讎○釋曰言仇讎者案

左氏桓公傳云怨耦曰仇則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凡過而

即下文父之讎已下皆是怨當報之故云仇讎也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

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疏**凡過至成之○釋曰此謂非故

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

平也既非故心故共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注過無至之屬

釋曰先鄭雖為兩說後鄭以後說為是故下注云上說立證

佐成其罪似非也此過失即司刺云再宥曰過失是也引春

秋者左氏文七年傳云魯穆伯娶於莒曰戴已其娣聲已戴

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又云且為仲

迎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

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

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

注云平二子使仲舍之公孫敖**鳥獸亦如之**過失殺傷

反之復為兄弟如初是其事也人之畜產

者。畜**疏**鳥獸亦如之○釋曰亦謂過誤殺傷人之鳥獸

許又反若鷹隼牛馬之屬亦以民平和之案今殺傷人

牛馬之等償其價直耳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

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

不同國君之讎既父師長之讎既兄弟主友之讎既從父兄弟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

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
事吳敢不如事主。辟音避下同從才用反。音視。盟音管。
疏凡和至兄弟。釋曰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已下皆是殺
猶當使離鄉。辟讎也。是以父之讎。辟之海外。兄弟之讎。辟諸
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別國。即得云君之讎。賦父
者謂同國人。殺君。賦猶比比。父亦辟之海外。云師長之讎。賦兄
弟者。師長謂見受業師。與兄弟同云。主友之讎。賦從父兄弟
者。注云。主大夫。君也。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
父母。曾祖。妣。妹。女子。在室。及兄弟。子。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
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
以其同繩。履故也。自外不見者。據服為斷也。其兄弟及從父
兄弟。師長。主友。皆為無子。復無親於已者。故據已親疎為遠
近。若有子及親於已。則自從親為斷。注和之至。事主。釋
曰。云和之使辟於此者。此謂海外千里外之等。云九夷之等。
據職方。明堂位。而言。案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
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繼不討乎。當
問之時。玄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遼東。

作難未達周公聖意。趣若文若之難。海水為四海。故今辨
之。然讎近東夷之人。辟之西戎。餘皆放此。引春秋者。襄十
八年。左氏晉荀偃伐齊。十九年。反荀偃。痺疽生。瘍於頭。濟河
及著雍。病目出。士旬詩。見不納。請後曰。鄭甥。可甲寅。卒而視
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趙商問。調
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
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讐。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
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
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
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
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為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
曰。惑少蒙解。說鄭荅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
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聘女於秦。而自納
案楚勝。平王之孫。子木之子。平王為子木聘女於秦。而自納
之。子木奔鄭。子木為鄭人殺之。案哀十六年。云子木其子勝
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境。為自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
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盟。
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又云。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
是其事也。若然。鄭云。雖不遠矣。又云。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
孝子雖會。放恒有復讎之心。故逆之海外。復絕忠臣孝子心。

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苦枕干不仕者可通之會赦之後恒然其君亦然恐來入中國則殺之也復讎之法依異義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瑞節復之鄭從之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命也王以刺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疏弗辟至執之者其人戀鄉不肯辟是違王命之大則在上與調人瑞節執而付秋官與之罪也注瑞節至其罪釋曰鄭知瑞節是玉圭者案典瑞云玉圭以和難故知是玉圭也鄭又知使調人執瑞節不使死家執之者此王法知之明使調人之官執也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反復也復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即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重直用反疏凡殺之釋曰云有反殺者反復也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為敵而害已故鄭云欲除害弱敵也云邦國交讎之者其殺人或或逃向鄰國所之凡殺人而義者不之國得則讎之故云邦國交讎之也

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疏注義宜至而已釋曰論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疏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彼

義則此有義者也故云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三者嘗辱焉子弟及弟子則得殺之是得其宜也云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者直言父兄不言子弟略之也古者質故三者被辱即得殺之也凡有鬪怒者成

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鬪怒辨訟者

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辨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令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立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疏怒則是有至誅之釋曰言鬪擊故成之若相毆擊則當罪之也故鄭云鬪怒謂辯訟也注立謂至似非釋曰云上言立證者即經云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司農於彼注兩解之初解成謂立證佐成其罪復一解成為和平之義此注先鄭復云成之謂和之以和解成則上文云立證佐成其罪似非取以破前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

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

云主萬民

之判合

疏以萬民為主上至天子皆得耦為合主於萬

民而言但士以上兼妾媵為異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

皆書年月日名焉

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

疏男

至名焉。釋曰此經論媒氏之官合男女必先知男女年幾故萬民之男女自三月父名之以後皆書年月日及名以送與媒氏媒氏官得之以勘男二十女二十配成夫婦也。注成名至名之。釋曰子生三月父名之禮記內則文案內則三月之末父執子右手孩而名之又云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引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二三至數焉。釋曰云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疏二三至數焉。釋曰云也。奇於豈反本或作倚音同。疏二三至數焉。釋曰云也。也者比二十女三十男法天地相承覆之數也云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者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是就奇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

凡娶判妻入

子者皆書之

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

不聘之者。別。疏凡娶至書之。釋曰云凡者以其此經彼列反下同。疏摠說天子已下娶妻及媵之事故云凡以廣之。注書之至之者。釋曰媒氏以男女既有未成昏之藉書其已成昏者以別未昏以待後昏也先鄭云入子者謂嫁女後鄭不從者經判妻已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女也故後鄭云立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也案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晉人來媵是媵也姪娣而書者謂待年於父母者也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何休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入歲備數十五從嫡之媵也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鄭君或與何休異如是言娶判妻姪娣後去者則存焉故入子謂媵與姪娣後去者也案昏禮云雖無娣媵先則媵與姪娣一也此鄭云媵姪娣不止是一者既言媵又云姪娣故知別且媵與姪娣相對則姪娣無媵稱故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其義也媒氏掌萬民

之判得有媵與姪娣者庶人或無妾亦容有者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為主亦容有尊者娶法故鄭云容媵姪娣不聘也知不聘者見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故也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而室女子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昭曰禮記本命曰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太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維紡績之事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五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婦長殤者何開盛衰一說關畏獸溺而傷之盧氏以為衰世

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勾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

天時 **疏** 中春至男女。釋曰王肅論云吾幼為鄭學之時也為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自馮氏以來

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又云時尙服務須合昏因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失也孫知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為此驗也而玄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詩以鳴雁之時納采以感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也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網繆束芻三星在喞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詩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玄鳥

春可以嫁娶也云已雖小功者彼上文有司男女之無

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娶故云已雖小功也

夫家者而會之 謂男女之鰥寡者 **疏** 司男至會之

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

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也 **凡**

嫁子娶妻人幣純帛無過五兩 純實緇字也古緇

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

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

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

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純則其反依字從系才

注純實至二丈○釋曰凡嫁子娶妻舍尊卑但云緇帛文主

庶人耳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者緇以絲為形才為

聲故誤為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系旁苗後不

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系旁才

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為色此純帛交祭義蠶事以

為純服故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

明即為色解之昏禮云女次純衣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直

云純衣絲理不明故為絲衣解之也云五兩十端者古者二

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故十端也云十者象五行十日

相成者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行各有二日東方木為

甲乙南方火為丙丁中央土為戊己西方金為庚辛北方水

為壬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木八為金九妻火七為水六妻土

十為木八妻金九為火七妻水六為土五妻所尅者為妻是

夫妻相成之數云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者案士昏禮玄纁

束帛大夫昏禮而有改娶者依土禮用玄纁故云士大夫用

玄纁云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者玉人文謂加於玄

纁束帛之上以行禮引雜記者證五兩兩五尋四尺之意

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者尋八尺則一兩四尺五兩

四五二十摠二百尺故鄭云然則每端二丈取誠實之義故

用制幣丈八尺取儉易共此昏禮每端二丈取誠實之義故

以二丈整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遷葬謂生時非夫

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陰訟爭中葇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

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詩云牆有茨不可掃也中葇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葇古候反葇士板反劉才產反或士諫反葇音疾私反○疏注陰訟至醜也○釋曰云陰訟爭中葇之事者謂若詩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即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亳社則左傳云亳社我之社故云勝國亡國也故鄭引公羊傳云勝國亡國也云亡國之社者公羊傳文云奄其上者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云棧其下者謂於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故云使無所通也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者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宜露中葇之言亦不宜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小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云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釋經附於刑者歸於士若然赦宥者媒氏聽之云士司寇之屬者案司寇有士師之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林小令

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

也○治直吏反下及大疏司市至禁令○釋曰此經與下治小治同區烏候反云聽大治小治是也教即此下文以次叙分地之等謂教之處置貨物是也政者即下文云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即下文云以刑罰禁越是也量度即下文云以量度成賈是也禁令者即下文云以賈民禁僞是也○注量豆至尺也○釋曰豆區斗斛之屬者豆區即昭三年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云斗斛即律歷志云籥合升斗斛是也此不言釜鍾與籥升者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之屬中兼之也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疏以次至經市○釋曰司市也○行戶剛反下行列同疏之官以次敘二事分地而置之而以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也○注次謂至界也○釋曰云次謂吏所治舍者吏即下文司市賈師泄思次介次者是也云若今市亭然者舉漢法而言云敘肆行列也者以其言敘即行肆之列故為行列解之案內宰職云設

其次置其敘正其肆注云次思次敘介次不為行列與此注
違者彼云次與敘下更云正其肆則肆為行列故分次為思
次以敘為介次也此文不具直有次敘無言正其肆故
并思次同名為次敘為行列此鄭望文為義故注不同以

陳肆辨物而平市 陳猶列也辨物物異 疏 以陳至
肆也肆異則市平

以政令禁物靡而 釋曰陳列也謂行列其屬肆而辨 肆也肆異則市平

均市 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云靡
謂侈靡也○易以政反下之易同售受又反 疏

以商賈阜貨而行 通物曰商居賣
物曰賈阜猶盛

故云均市也 鄭司農云布謂泉也○賈音
也鄭司農云布謂泉也○賈音

古注曰賈下商賈賈師皆同 疏 以商至行布○釋曰鄭
知通物曰商者易云至

日閉關商旅不行除至之日商旅則行故鄭注大宰云行曰
商行商則是通物者也鄭知居賣物曰賈者商既通物明賈

則在市而居賣物者也故鄭注大宰云處曰賈也由此二等
商賈或通貨或在市賣之故貨賄阜盛而布泉得行故云阜

貨而行 以量度成賈而徵債 徵召也債買也物有定
布也 賈則買者來也○成賈

音嫁注下不音者皆同聶氏及沈云成賈定賈奠物賈其賈
平大賈小賈賈賤恒賈而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債劉音

育聶氏音笛 疏 以量至徵債○釋曰量以量穀梁之等度
字林他竺反 疏 以度布絹之等成定也二物以量度以定

物賈徵召也債買之物賈定則召買者來故云徵債也○注
徵召也債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釋曰知債為買者

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債為買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
云貴債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為義故注不同也 以

質劑結信而止訟 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
質劑月平○劑于隨反 疏 以質至止訟○釋曰質劑謂券

平皮命反下月平同 疏 以質至止訟○釋曰質劑謂券
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故云

止訟也○注質劑至月平○釋曰下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
以劑故知質劑是券書是以鄭云兩書一札而別之古者未

有紙故以札書小宰職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不云同
明亦有同義也鄭云若令下手書者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

券與古質劑同也先鄭云質劑月平小宰先鄭注亦如此解

以爲月平若今之市估文書亦得爲一義故後鄭每引之在下也以賈民禁僞而除

詐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疏

以賈至除詐釋曰司市之官用賈民知物真僞者使禁物

之僞而除去人之詐虛也注賈民至實詐釋曰知賈民

是胥師賈師之屬者案下胥師職云察其詐僞飾行僨隱者

而誅罰之故知此賈民禁僞是胥師賈師之屬謂屬胥師賈

師受其役使也云知物之情僞與實詐者直依經解之

情則真也情僞既據物而言則言實詐據人而說也

刑罰禁誣而去盜刑罰憲徇捕疏

以刑至去盜釋曰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故以刑罰禁誣

亂之人又去其相盜竊也注刑罰憲徇捕釋曰知刑罰

是憲徇捕者司市所施惟施於市中者故下云小刑憲罰中

刑徇罰大刑捕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也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

之除傷蛇反共如字爲于僞反下爲疏

民同賈音世貸也劉傷夜反一時夜反

府職掌於市之罰布之等藏之今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之

布物與民同行其貨而民無財者賒而予之後斂取其直故

云同貨而斂賒也計同其至于之釋曰云同者謂民貨

不售則爲斂而買之者民賣物不售則以泉府之物買取之

釋經同貨也民無貨則賒賈而予之者此謂所買得之物民

有急須而無貨者則賈予之有時斂取其直釋經斂賒也但

賒賈二字通用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

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

主日昃中市中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

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

分爲三時之市所以物極衆鄭司農云百族百

姓也廋音側木又作是販方萬反便皮面反疏

至爲至爲

之市恐不可若然則一夫者據市亭置次與敘司市及賈師

同置於市

注曰

云日昃映中也者昃者傾側之義昃者差昃之言故以昃解
昃也是以尚書無逸云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
稱昃也云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多者也者謂言百族為主
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云商賈為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
云販夫販婦為主則兼有百族與商賈也云百族必容來去
者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者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
之云商賈家於市城者行曰商居曰賈即賈家於市今并言
者其商雖行通物亦容於市也云朝賈夕賣者資若冬資纒
夏資纒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資言之云所
以了物極衆者以分爲三市者欲見此百姓異於秋官司寇戒於
也先鄭云百族百姓也者欲見此百姓異於秋官司寇戒於
百族彼百族是府史以下此據市人稱百族明據天下百姓
亦非百官百姓對則正姓與氏族異通 凡市入則胥執
而之氏族則庶姓故以百姓爲百族

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

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

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

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及也因刻丈尺
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
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爲定整勅會者使定
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
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蒞
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爲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
立當爲蒞蒞視也玄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奠疏注
音定又田見反上時掌反注同爰音殊誑九况反。奠疏注
市至誤也。釋曰鄭知凡市入是上三時之市者以其言凡
明揔三時之市云胥守門察僞詐也者以其執度之故也云
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者鞭以威人衆度以正人衆故并
言之也云度謂及也者案下文廬人云轂兵同強注云改句
言轂容及無亦此文鞭度連言則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鞬
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勉丈尺則爲度知羣吏胥師以下
者見下司稽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此亦執鞭度故知是胥
師以下敍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鄭云胥
師領羣胥則胥師已下非直巡行肆亦更來守門故鄭揔云
胥師以下知平肆是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者以是經直
云平肆肆是行列恐其行肆不正以正之也云展之言整也成
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云奠讀爲定者鄭以爲平成市整救

會者使定物價恐有豫為誑欺故云防誑豫先鄭云思辭也後鄭以為思則司字聲之誤也者下云介次不為辭明思不得為辭直是思司聲同故誤為思也此思司聲同不得為字誤今有本云字聲之誤兼有字者讀當云思當為司字字絕讀之乃合義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

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為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玄疏凡萬至之敘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人及有遺忘疏釋曰云凡萬民之期于市有此已下三事有辟布者度量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則諸物行肆之所也注期謂至遺志釋曰云期決於市也者謂人各自為期限使市事於市也云若今處斗斛及丈尺者謂斗斛處置於米粟之肆處置丈尺於絹布之肆案前注量豆區斗斛此中不云豆區前注廣解量名此略云市所用故注不同案律歷志度量衡皆起於黃鍾之律故彼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一分九厘黃鍾之長則一黍為一分十黍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五度審矣又云子穀秬黍中者十二百黍其實一籥十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審矣先鄭從故書辟布為

辭訟之布後鄭不從而為羣吏考實諸泉人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敘乎明不得為辭訟之布也云考實諸泉人者辟法也謂民將物來於肆賣者肆長各考量物數得實稅入於市之泉府知民將物來於市有稅者案下文云國凶荒市無征明不凶荒有征矣其實者則宜置於地之敘歟者沒入官是其法也云及有遺忘者謂羣吏考實泉貨賄六畜之等是依列肆失者與此文別也

凡得貨賄

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得遺物者亦使置其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疏凡得至舉之釋曰此謂而無職認者舉之沒入官疏在列肆遺忘闕失者吏各歸本肆吏主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

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後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物行遐疏注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卻起略反好呼報反利

利至之有。釋曰云使有使阜者摠釋經亡者利者云起其
賈者謂增起其賈引物自然來故使有使阜盛也云微之而
已謂少抑其賈使微少不絕而已先鄭云亡者使有無此物
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與後鄭起其賈義異引之者義得兩通
故後鄭亦凡通貨賄以爾節出入之璽節印章如
今斗檢封矣
從之也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疏凡通至入之。
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日賄其璽節餘物亦通而直云通貨賄者以物之貴及民之
日賄其璽節餘物亦通而直云通貨賄者以物之貴及民之
所用多者莫過貨賄故舉以言之無妨餘物亦通之。注璽
節至市也。釋曰云璽節印章如金斗檢封矣者案漢法斗
檢封其刑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識
事而已云使人執之以通商者以通商者王之司市也。通貨賄故知執
璽節者是通商也。云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者以通商者王之司市也。通貨賄故知執
貨賄於市以出向邦國故知是王之司市也。邦國來當入王畿故知
賄者邦國之司市也。者以通商者王之司市也。邦國來當入王畿故知
還者邦國之司市也。者以通商者王之司市也。邦國來當入王畿故知
者邦國之司市也。者以通商者王之司市也。邦國來當入王畿故知
璽節鄭云變司市亦容有從畿內入市者故下掌節云貨賄用
然商資於民家得向邦國若資於民家亦容入來向王市

賣之則璽節受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之於門關矣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乏困也金疏國凶至作布。釋
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日凶荒謂年穀不
熟札謂疫病喪謂死喪恤其乏困故市無征也。注金銅無
年。釋曰以其凶年穀則貴金銅凶年亦賤故云無凶年是
以諺云豐年粟儉年玉因云物貴。凡市偽飾之禁在
者其物止謂米穀餘物並賤也。凡市偽飾之禁在

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
在工者十有二 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
賈不得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玄謂王

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
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
鱉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
○賈音古注同粥音育下同中疏凡市至有二。釋曰云
丁仲反下同狹音洽數色主反。凡偽飾之禁此與在民
以下為摠目故云凡以廣之。注鄭司至二焉。釋曰先鄭
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以下云云謂民與商賈及工

四者皆同十二云工不得作者工匠主營作故云不得作云
賈不得粥者以其處曰賈賈主賣粥故云不得粥云商不得
資者商主通貨賄貨賄皆當豫資賄故云不得資云民不得
畜者萬民非作非粥非資故以畜聚而言也玄謂王制曰用
器不中度不粥於市者案彼鄭注云用器弓矢耒耜耒耜長六尺
弓長六尺六寸之等矢長三尺之類皆有長短度數也云兵車不
中度不粥於市者案考工記輪人為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
六寸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故民亦有粥兵車之法云布
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布之精麤謂若朝服
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大功
已下有七升八升九升小功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有
十五升抽去半其帛之升數禮無明文云廣狹不中量者布
幅則廣二尺二寸共緡幅則依朝貢禮廣二尺四寸云姦色
亂正色不粥於市者論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朱是南方正
色紫是北方姦色紫奪朱色是姦色亂正色故孔子惡之若
然自餘四方皆有姦色正色若紅綠及碧等皆有亂正色之
義也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鄭彼注云皆謂不利
人木不中代不粥於市者鄭彼注引山虞職云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以為證是非此時則木不中代云禽獸魚鼈不
中殺不粥於市者案鼈人職云秋獻鼈冬獻龜魚案禮記

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殺是殺禽獸
魚鼈之時得粥於市非此時則不可也云亦其類也者王制
所云不中度之類是在上者不中數不中量姦色亂正色是
在商者不時及未熟是在農者此等亦兼有在賈者故云亦
其類也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者王制之文從用器為
一兵車為二布三帛四姦色五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
十魚十一鼈十二是聞之十二矣於四十
八則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十二也

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狗舉以示其地之眾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
故書附為柎杜子春云當為附。柎劉方符反沈音附。疏
市刑至于士。釋曰附於刑者歸於士者此刑各有所對言
之市刑雖輕亦名為刑若對五刑則五種者為刑故云附於
刑歸於士士謂秋官士師鄉士遂士之屬其人屬彼者各歸
之使刑官斷之也。注徇舉至為附。釋曰徇舉以示其地
之眾也者徇者徇列之名故知舉其人以示其地肆之眾使
眾為戒也云扑撻也者大射云可射撻扑尙書云扑作教刑
皆是答撻為扑故云扑撻也先鄭云憲罰播其肆也者憲是
表顯之名徇既將身以示之則此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若

布憲之類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

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

市罰一帷 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徇

扑也必罰幕幣蓋帷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幕劉音莫帟音亦觀古亂反○

下同或音官為說如字解說也畱如鏡反○

曰云大夫內子者大夫中舍有卿內子卿之妻含大夫之妻命婦也故經云命婦注云內子也若然此經大夫命婦是諸侯科中不見天子卿大夫則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卿大夫及命婦亦是互見為義也云所罰謂憲徇扑也者其憲徇刑之輕者而赦之使出帷幕難備之物者出物雖重而無恥憲徇雖輕而有愧故以出物為輕也案幕人云掌供帷幕幄帟綴帷幕用布幄帟用緇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帟承塵其蓋當是於衆中障著雨之蓋未必是輪人所作蓋弓二十有八在車

者也云諸侯之於國與王同以共足以互明之者此王國之市若直見王后世子過市則不見諸侯已下今以王國之市而見諸侯已下過市足得互見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 王已下過市故云互明之也

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償之事 市司司市也償買也

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 **疏** 凡會至之事○釋曰王與諸侯行會同及師役征伐之等或在畿內或在畿外皆有市則市司帥賈師而從以其知物賈故使從不帥賈師者賈師不知物賈於事緩故不從也

故使從不帥賈師者賈師不知物賈於事緩故不從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四

周禮注疏卷第十四

中清嘉萬二千七書
甲中選機藏市精

知南昌府張致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樹棠

周禮注疏卷十四技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四

均人

並是力征之稅 惠按本作力之征稅

易坤為均 監本坤字空闕

恤其乏困也 宋本作困乏

師氏 宋本周禮疏卷第十五

冬溫夏清 監本清誤清今據毛本正此本及蜀本皆缺

釋曰云德行內外之稱 監本倒作外內今據毛本正

考朕昭子刑 監毛本子誤子今訂正

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

九經古義云三蒼中得也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

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為得呂覽禹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日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

謂得禮者

惠按本謂上有得此脫

即上國之子弟言游者

閩蓋毛本游作遊下並同此惟國之貴遊子弟作遊蓋淺人所

改賈疏蓋本作貴游子弟與唐石經不同。按游為正字遊為俗字

使此人帥四夷之隸

惠按本閩本同監毛本帥改率

保氏

白矢參連剡注襄尺

釋文襄音讓本作讓禮說云廣韻白矢作白勻襄尺作讓尺參連作參遠

賈疏云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讀為讓新序云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

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連誤為遠失其義矣

過君表

諸本同浦鏗云軍誤君疏同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注改註非疏中同釋文上剡注字

出音云下同

羸不足旁要

諸本同漢制考羸作羸古多用通借字

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諸本同釋文夕桀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經義雜記曰疏云馬氏

注以為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筭術之名與鄭異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禮記少儀正義引此注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于寶等更云今有夕桀未知所出據此知鄭注本云今有重差句股馬于注云今有重差夕桀鄭有句股無夕桀馬于有夕桀無句股沈重陸德明本則與馬于同故皆為夕桀作音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是宋以來按者之辭非陸語蓋後人據賈疏本以按釋文而附著之今注疏中句股上有夕桀二字又後人據釋文所加困學紀聞所據

本已如是

擊則不得入

閩監本同誤也毛本擊作擊當據以訂正

御輦者不得入

毛本同閩監本輦誤擊

建類一首

此本及閩本脫建據監毛本補

闕闕衡衡之類

閩本同監毛本闕作闕

云九數者方田已下

惠按本閩本同監毛本已改以

司諫

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此本及閩本辨誤辨今據唐石經諸本訂正疏中此本及閩監毛本

皆誤

司救

衰惡謂侮慢長老

釋文出經之衰二大字云似嗟反注作邪同此經作古衰字注作今邪字之明證今本皆依經改作衰矣下文亦由衰惡同

孔注尚書曰

惠按本日作云

使事官之作也

閩監本同宋本嘉靖本毛本皆云使事官作之也此誤倒當據以訂正疏中不誤

知書其罪狀以其稱明刑

閩本同監本狀下刻增者字毛本遂排入。按有者字是

三罰而歸於國土

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於作于當據正

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

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此本及閩監本晝誤書今訂正監本疏中

不誤

施惠賜恤之

監本恤作恤訛疏中同

調人

雖以會赦

浦鏜云以當已字誤

比父亦辟之海外

此本亦字剗擠閩監毛本排入

元巳年老昏旄

閩本同監毛本旄改耄。按耄是也唐人作旄不當用古文假借字

故今明之

閩本同監毛本明改辨

故逆之海外

浦鏜云逆當避字誤

玉節之剗圭也

按剗圭字當依典瑞玉人作玉圭此非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直是偽字耳下王

以剗圭同

鄭知瑞節是玉圭者

閩本同監毛本依注玉改剗非賈疏蓋本用玉字下並同。按疏內

三剗字皆當作玉疏當引典瑞云玉圭以易行以除慝而誤云玉圭以和難考典瑞但有穀圭以和難之文

此王法知之

閩本同監毛本作治之

辨本也

余本閩本同宋本監毛本嘉靖本辨皆作辯

猶令二千石以令解仇怨

閩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作猶今當訂正

媒氏

天地相承覆之數也

閩本同諸本丞皆作承疏中同

參天兩地面奇數焉

釋文奇本作倚案釋曰就奇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天三覆地二

則作倚非也

不聘之者

宋本嘉靖本聘作姆

媒氏以男女既有未成昏之藉

浦鏜云籍誤藉

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

浦鏜云中春之月四字疑衍文

中男三十而娶

經義雜記曰中下脫古字據大戴禮記

經有夫婦之長殤通典嘉禮四引作夫婦之長殤此作婦也

為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引之者謂三十而娶則不當有

以感時而親迎經義雜記作以昏時云感字誤

秋班時位也

經義雜記作春班爵位云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語作春頌爵位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同

燭燭其羽監本燭誤燭下同

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

經義雜記云曰字疑衍今夏小正無嫁女娶妻作娶婦

此淫奔之詩惠校本詩作時此誤

鄭說之五爻辰在卯通典嘉禮四引作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此誤

在塗見采鼈者闕太同監毛本鼈改蕨非

舊詩云經義雜記作舊說云此誤

尚及冰未定納經義雜記作及冰未泮此脫泮字

故管子篇時令云經義雜記曰當作時令篇云今管子

且仲春為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經義雜記曰當作無仲春為期

盡之言又春秋四時嫁娶毛本改作有譏之言誤甚

何自違也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經義雜記曰也

故戒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經義雜記曰戒當作嘉

感事而出經義雜記作感事而悲此誤

娶得用非中春之月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闕監本中

此純帛及祭義蠶事以為純服故論語云此本及字劍
毛本承其誤今據惠校本訂正浦鐘云故當又之誤

木八為金九妻閩監毛本木誤水

依士禮用元纁惠校本作依此禮此作士誤

不可埽也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埽作掃非

於小棠之下閩本同監毛本改甘棠非

赦宥者媒氏聽之惠校本赦上有在此脫

司市

彼云次與敘下惠校本作彼文此誤

故并思次同名為次案思次當為思介

明賈者在市而居賣物者也此本者字實缺據惠校本

由此二等之人此本之人二字實缺據惠校本補閩監

物有定賈岳本嘉靖本閩本同宋本監毛本賈作價俗字

量以量穀梁之等補鐘云梁誤梁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葉鈔釋文賈民劉音嫁聶沈音古注賈

刑罰憲徇扑宋本作憲徇扑監毛本徇作徇非○按扑是

名擊之之物曰扑凡經典扑改扑者非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

貝余聲余上从入本賒改賒俗字注及疏準此○按賒从

掌於市之罰布之等藏之浦鐘云以誤於征誤罰

則贖予之

毛本同閩監本予改與

日廨而市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廨本又作異案此本疏中作日與

日廨映中也

諸本同案大司徒注云日跌景乃中此映當作跌賈疏云廨者傾側之義映者差跌之言今諸本俱誤為差映矣。按跌映二字上正下俗大司徒注作跌可證

而先言日異者

閩本同監毛本異改廨

百族或在城內

毛本內誤由

資若冬資綿夏資絲之類

閩監毛本改冬資綿夏資絲誤甚

欲見此百姓異於秋官司寇戒於百族

惠按本百姓作百族此誤

奠讀為定整勅會者

宋本定下空缺一字此本疏中勅作

以長丈二因剋丈尺

閩本同監毛本剋作刻

鄭以為平成市整敕會者

閩監毛一本敕作敕非

何得各有地之敘乎

浦鐘云有當於字誤

謂物行苦者

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苦作治

抑其賈以御之也

監毛本御誤郤

釋曰云使有使阜者

閩監毛本脫釋曰

如今斗檢封矣

諸本同毛本檢改檢非

因云物貴者

浦鐘云因云字當誤倒

布帛精麓不中數

岳本嘉靖本麓作麓。按从三鹿者正字也作麓者俗字也

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

浦鐘云兵說乘字按浦鐘誤疏

皆崇六尺六寸矣

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

閩監毛本成誤或監本問誤

故書附為柎

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柎作附宋本載音義亦作柎

足得互見王已下過市

毛本同閩監本足作是誤

周禮注疏卷十四披勘記

終

南昌袁泰開披

卷之十四

故書附為精
足得互見王已下過市
毛本同圖監本足在見誤

周禮注疏卷十四投壺記

南昌袁泰開校

